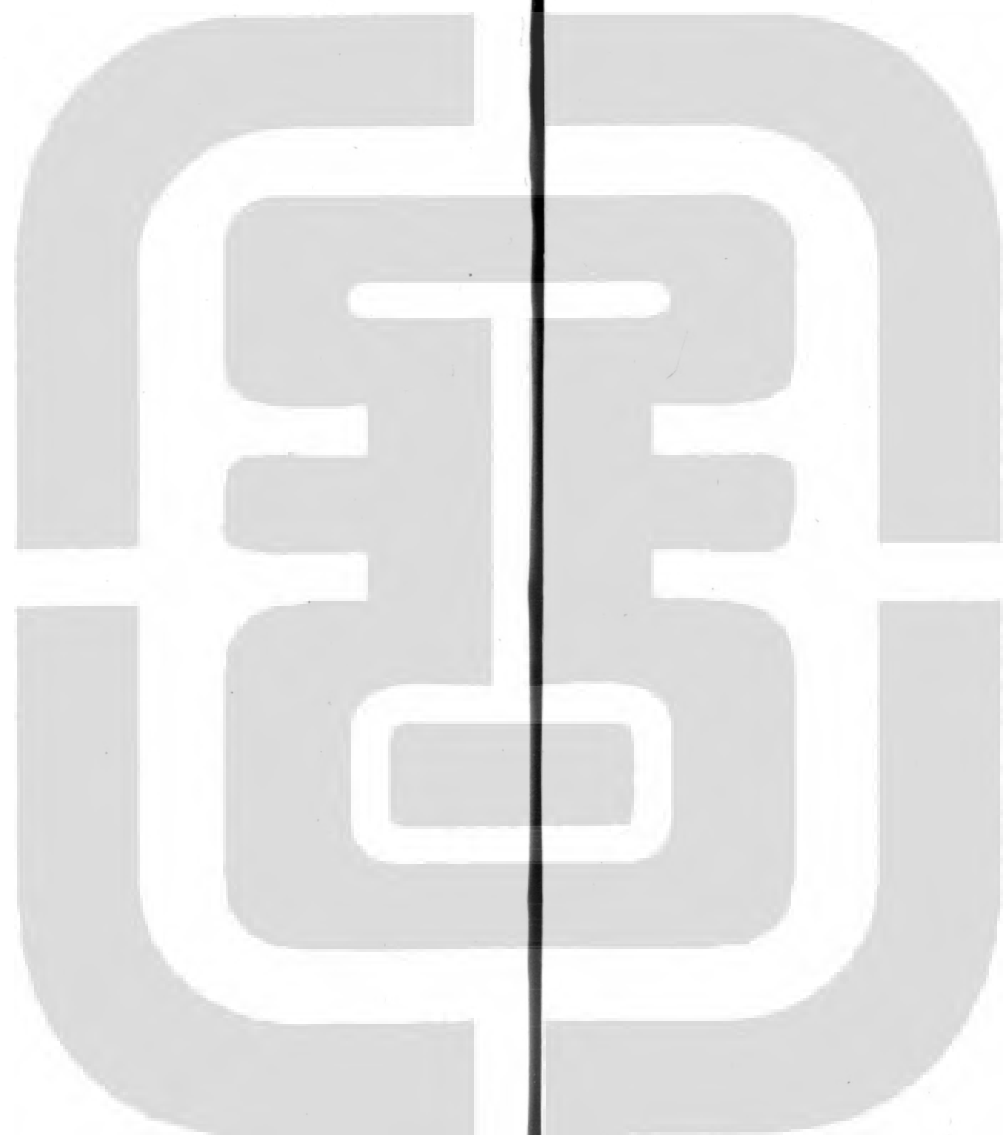




雲隱堂集

卷十五之十七 書牘



雲隱堂文集卷之十五

相州 張鏡心晦臣甫著 子潛編校

書牘一

答倪鴻寶司業

溷處燕臺覺緇塵撲面聽聲聒耳強勉杜門興趣都索忽接來函
回翔展誦文情道氣益溢宇宙經旬之臥霍然而起伏念年兄瑰
衷亮節異彩雄文以玉局仙班嘯咏於燕磯牛渚之勝柱笏亭前
依然蕙帶蓉裳課花責鳥此樂何極承諭板輿在御木鐸自攻人
間完福大名自應占斷况豐芑思皇雲蒸霞變復得年兄典起其
上崇獎名流收之聲氣絳紗擁士左圖右編又何言南面百城耶
獨是東封破綻國議紛紜僉壬樂禍中外構激天之降割悠悠靡
屆不審極目三山二水曾作浮雲蔽日之歎否弟客歲奉家慈北

上僅再閱月卽聞 扃住嚴城一夕數驚七十老人那堪風聲
鶴唳自維將母徒多一番愁苦少埃東事解嚴思乞一差歸里而
執我仇讎尚歎維谷畢竟望年兄如天上也心期不遠把臂何時
言之神往

答賈方伯孔瀾

豫州天下樞供億騷屑甲於四履頃復飢饉游至寇盜繁興熙穰
變爲流離周原鞠爲茂草天惠中原賜以命世真儒保釐茲土聞
報之日士女歡呼未幾旌節一臨百廢立起且殷然民莫之求下
及芻蕘某不佞竊歎救時名手拯溺實心未有如祖臺之今日者
也敢不承茲折節備瀝愚衷夫加派一事朝廷甚非得已始之九
釐旣之三釐照畝起科載在功令卽撫梁懸老爲宛民請命創議
因糧加派撫按不察慨與會題夫因糧可行則照畝之法可廢宛

民任德則七府之衆何辜嗟乎是何不於八府輕重損益之間一
平心而衡量之也台臺八郡一眎洞然獨觀其深畢竟三院疏題
奉有成命喉間格格急不得吐某身在水火何靳一言不以入告
成仁人之德意解七郡之倒懸乎竊見南陽正糧輕七府正糧重
自國初而已然矣輕者易辦重者難輸迄無有爲重者請蠲法定
故耳今改畝因糧則輕者愈輕重者愈重可謂平乎輕者卸所減
以益之重重者肩所增以代夫輕可謂變通乎且宛之禍鄰實非
眇小卽以三釐加派計之宛論畝則派數三萬九千九百有奇論
糧則派數止九千九百有奇是每畝僅得七毫也而以所遺三萬
攤派七府則每畝四釐矣方今四封多事國賦如流盼息肩之無
日知剗肉以何窮開歸河懷頻年水旱汝衛沙石之地種植不蕃
漳滏蠶蝗布地道饑相望分內之賦鞭扑不前額外之徵何堪裨

益况明倫畫一變則多端七府之中亦有輕重若輕者援例以請
撫按何以應省直之間各有輕重若輕者援例以請部又何以應
若七府今日不言再有執三釐之因糧改九釐之照畝者撫按又
何以應而七府靡子遺矣反覆繹思想即撫初心決不至是尚得
信請命之空文貽變更之實禍哉若台臺一片爲民苦衷宛轉敦
摯雖難派有行憂憂乎難之至揆括三萬抵解目前而必欲以一
成之法歸之論定赤尾之殘不委生於枯肆鳴鳩之七總啣德於
在桑湛恩滅澤與嵩岳共高而河流並長也某疏脫稿且上矣得
旨之日部咨達豫當在春仲望祖臺痛加洗發俾司農得借手以
釐弊政而信明綸袞袞公侯不足爲我公願也

與吳監軍隆熾

左之壞垂十年而有已已之變

塞垣

畿輔名城再隕

戰將頻傷罄薊遼宜雲寧武之兵迄無敢堂堂正正一戰

朝廷養士近三百年一旦臨變觀望蓄縮聲漸股慄強之

洒泣就道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嗟也親翁雄偉挺拔之氣憂絕
時賢新承召對遂蒙恩簡昇監各路之軍 中協聞鷄拔劍躍

馬橫擗悲歌慷慨再見燕趙國士之風薦紳鬚眉差爲吐氣頃者
洪橋之捷歡聲雷動越數日而有不盡然之議豈愴忙報捷查核
未確耶抑長安流傳或至失真耶讀來教陳說利害指畫方略

目而

多兵

輪

某甚壯之乃延寧甘固

之兵鱗次都門樞部調遣之檄赤白相望度抵薊門當在三月無
埃某之從旁喋喋也但兵部差官自行間來微能道諸將不協之
故部科傳語輒至失色封疆何事鋒鏑何時同舟左右尚無救於
風濤一室戈矛竟何資於耶許馬將受總理之命不以此日和衷

戮力聯合諸帥矢志立功乃與祖弁爭高下之禮修進見之節嗟
嗟介冑塲中誰言邊幅封侯眼孔僅僅如斯其何以稱駕馭英雄
之略而報皇上之知遇乎馬帥半夜縋城時某曾執手與語見其
骨相非凡肝腸亢厲親翁開誠布公披衷洞示必能得其屈服使
降心相從策力畢舉誠今日之第一義也某又有請者親臺職在
監軍借豸斧之望持功罪之衡寧諸將憚懾卽樞輔督撫可可否
否似不宜概靡異同何也樞輔督撫諸將行間之奏報皆親臺核
之也洪橋一捷大疏與諸將疏一時並列長安議論頗爲未愜蓋
監軍與撫鎮同報則無以核撫鎮而監軍旣報又誰爲核監軍者
乎極知台意鼓勵將士激發頽靡另有一段苦心而欵欵之愚旣
有所懷敢不以告知已或謂某於諸將欲其同於台臺又欲其異
匪異也持重以觀其後則功罪懸而將知怵又未必非駕馭之一

端也特在戚誼信筆無倫萬勿誅其愚固

答周閣學挹齋

某待罪言路自愧駢淺仰見國是紛紜聖明宵旰感憤陳言不識
忌諱封進後屏息靜聽思不免斧鉞之至何期閣下不加重討賜
之慰言獎此朴誠擬於十漸今之踐綸扉筦樞密以隻字及人者
亦罕矣某以疎遠之交謬承折節若不殫茲狂瞽殊爲仰負休容
遂不俟大使之還率爾奏記老先生肯容畢其愚臆乎夫外以內
威者也法以禮行者也內不固而成外之威禮不立而望法之行
從古及今未之嘗聞頃邊警之來蔓延橫決畿輔飄搖民生板蕩
斯非危疑之中固本策外宣昭功罪之一會乎竊意朝廷之上必
有一番震動恪恭堂陛之間必有一番黽勉同德安腹心以籌四
國連伯仲以將輔車尊朝廷以明威嚴振股肱以提功令故失事

之誅治將領可也逮督撫可也卽治中樞總協亦可也若謂六卿
之老九列之班臺省署司之長概無足任又從而罪之嗟夫大臣
皇上之心膂也又皆環召初登而非其任事之久者也言官皇上
之耳目也考授曾幾何時卽議論繁多不中窾會而非真與邊防
寇難有感召之實者也今一切苛繩文法交詆躍冶之輩乘間鼓
煽以致天威不測大獄屢興八座一空衣冠囚首是仇敵未除而
本根傷惟怯之法未行而綱紀散不將使 之君長聞之輕

國無人乎不將使燹蓋罪孽伺局掀翻以僥倖於免脫乎從此法
令不明而封疆壞不可爲也元氣彫傷而玄黃啟尤不可爲也閣
下以爲然耶否耶且閣下閱遠之才警拔之識近日所希有卽遇
主之奇得君之深尤近代所希有倘積誠開道隨機指陳必能啟
沃君心挽回氣運卓然政適人間之外培持國脉功在社稷又豈

神廟五十年來相業可繫長而競美也哉乃或者謂冲聖英明剛
決臣下諛訛悠泄治亂用重吾以救標耳而某終不謂然也夫皇
上嚴則佐之以寬火不可濟火濟火者其水也臣下玩則坊之以
禮石不可束石束石者其葦也罪者無赦而無罪者則宜保全好
察人過交搆人短偵緝之使四出羅織之門橫開此可爲法乎理
結者不引刀而珮觸揀金者不厭沙而憚汰言從容漸積之可與
圖功也金鐵之溪魚鱉不繁崇峻之岡草木不茂言煩急叢脞之
無以用人也假令鋤貪殛罪矜細釋苛凡三事九列卽年力衰殘
存議貴之體或才猷表見寬風影之誅則政體敦大光景優裕人
樂爲用展布四體雖鉛刀一割而况不爲鉛刀者乎總之人才不
甚相遠彼之視此猶此之視彼也峻令必不可行今之視前猶後
之視今也恩怨無極天道張弓啟皇上厭薄外廷之心開僉人壽

張阿附之習不可以不慮也方今國體盡壞薦紳短氣未病祈禱
未老祈休罪在不免假陳言以博生志出苟全嗾他人而自解外
者畏足不前內者蓄縮思避機埋竅伏法重威尊謂天蓋高不敢
不局但得位削身全喜出望外人心若此國步可知此又小疏所
不盡而望之鼎鉉造膝之陳者也若小疏末段京營事極難整頓
非大識力人破怨任勞以恩威駕馭必不克濟就中受病源頭處
置方略須向聖明道破從此急急收拾遠須五六年近亦不下三
年方可復祖宗之舊而沿襲不更則痿痺不仁之症與國運相終
始又何以責九邊而治撫鎮之不任者乎某以守門之役旅寓板
屋感念虛懷倉卒縷縷詮序失倫幸老先生寬其迷謬而勿加誅
焉臨書隕越之至

答吳直指鹿友

中原夙稱無事茲者寇盜繁興人民轉徙岌岌無安枕地矣而在
河北爲尤甚蓋彰衛接聯曹濮五營妖寇實逼處此且黨與散布
二東三輔在在勾連厝火積薪未足喻其隱禍近日逃兵無歸者
望而爲壑彼中養癰背項誰敢一決徹州離此僅兩舍地憂來寢
食都廢祖臺興言及此可謂無遠不曙無萌不斬曲徙至計地方
何幸有此惟有感勒頃范公祖內推新公祖郝洽寰又爲當事促
之州以三千人留一道一撫又在不到之地不解所謂徹鄉
欲昌言之稍俟東耗而中間更有一段碍口處則亦付之無如何
耳硝磺一事中州苦此如荼毒聞抗章代籲倘得及於寬政則入
衛飛輓之後皮骨僅存之餘或者不至顛頓耳世道決裂在去冬
十月今且不爲垢而爲趣某五六疏爭之如水投石感憤無聊舊
恙遂發欲旦夕奉家慈歸國有師命不可以請而從旁弋視如眼

雲隱堂文集 卷之十五 六
釘喉刺必決去爲快其亦聽之矣台臺一身關係中外有心人望
公衮造歸作根本計尊鱸信美豈得遂其遐尚乎辱翰惠之及崖
略佈復語多不次惟炤亮

答張直指日葵

不奉徽音又復二載年兄一行持斧便輟補衮之班而長安奕局
日異月新澄清之圖根本之慮曾一蒿目並籌否承諭閩事做壞
閩自朱撫明京以清品練才逢時不淑遂罹意外海澤之嘯聚葵
醜之憑陵一撲一起東南遂眷眷多事矣得年兄一番整頓計切
徙薪謀先未雨總從民生吏治間施其維挽內治外威瀚海從此
其不波乎熊心開自是苦心幹濟人廟堂旣付渠填撫之任自不
宜以小挫多求長安公論約略與台指同敬拜命矣都門戒嚴弟
日坐城頭與執爨伍崖略布復不盡願言

與來方伯星海

宜雲薊遼京陵左右臂也屬者薊門不戒

三協八

有閩月 其

載迄無出一奇建一策 飽乘

中尚 有

哉東西 聲勢倚伏當此時

而 耳 心安

必不得之數也台臺深思遠覽未

雨綢繆疊疊其言之披讀一過覺憂時之淚浸淫楮墨而利害詳
明控制周悉使其坐井窺牖者亦略見邊塞情形如壘石聚米卽
金城封事曷以加茲夫國家 先守次戰值促矜露肘之日有
曲突徙薪之防先事講讞指陳禍福張利兵塞要害 馬不 豈
不賢於十萬師而視今之焦頭爛額者相去遠哉右臂旣安乃可
端治東事卽悉雲中之甲佐榆關之急舉而厝之 必
之 而 台臺沉雄慷慨之氣軒豁精敏之才其自作令

維揚朝夕宇下固已熟服而深信之茲者濫點垣班載窺當事覺
一種論諭訛訛營營苟苟之習牢不可破求如台臺明目瀝膽才
誠雙合籌事揆策動中窾會者正未能以一二見也薊撫已陪啟
事專閫之授在彈指間此翁臺重節鉞非節鉞重翁臺也詹詹之
言何足爲知己裨倥偬信筆主臣

上清澗老師

老師百折孤忠兩間浩氣天留碩果人倚長城不謂絕代聖神手
關陰翳重開日月尚有一二講張論訛輩掀翻世界橫起葛藤使
風雷暴白之身爲逡巡養晦之用可歎也乃大任不輕畀沉機既
久觀變必深治平之責終有攸屬似正不於且夕間爭用舍耳前
公書蒞書凡三上多付劉幕手度必不致浮沉頃

四城

報復

虛實早被看破料三四年間必有如環之至

邊塞

聲勢倚伏耽

輦要

講辭意

而大白晝見天心

示警詐來星海言宜雲爲薊遼續可勝浩歎謀國者不以此時臥
薪嘗膽圖制而尋仇誅戮操戈同室師臺借題害人之語恫

乎其言之中也總之責任在身失事自我此公道所不能原而李
代桃僵雉罹兔羅則國法之隳而善類之恥也統均三窟百足手
滑心粗一人亂天下有餘不量輕弱當先道破致其飲恨入骨小
疏上後惟文湛持太史一申言之奉旨不佳舉朝結舌夫奇英謝
運卽樵者弗顧凡麗乘時則軒蓋趨焉此蟾沸蟬暗視勢所在豈
真有乃心王室發憤緇衣者哉某一身如葉不知飄泊何所乃父
遠莫將母衰望里二旬再疏陳情祈歸而天聽轉高當事者苦之
以進退之谷小疏揀有關係錄呈指教倘不負朝廷不負師門卽
爲時貴甘心亦且怡然任之矣奏語失倫不勝斧鉞之懼

與文宮允湛持

小差得請之再日卽出都門聞翁兄註籍不及造別爲悵其直禁
林八月以樸慙無似不爲時容借一差將母以去實出上願或謂
其多言無救於時祇自苦耳嗟嗟今上英明天縱望治太急卽有
雷霆終歸雨露吾輩一日立乎其位一日業乎其官天王聖明何
忍相負小疏以不奉旨爲歉大疏奉旨又復如是呼吸露霜想乘
喜怒爲之豈真天池之水有盜去人間作風雨者耶想年翁兄不
久亦行弟正望翁兄行長安奕局在昔已然近日著手逼促覆局
不遠神龍尺蠖達人何妨舒卷也弟南詔一行萬里往返經年真
是不合世法人於山川道路有緣而風霜驅瘴癘一詠一汗背矣
行次涿鹿八行奉謝夙誼衷衷耿耿如何可云

答張中丞葆一

承諭兵餉不可偏廢自地方要著敬聞命矣黔督有疏言安酋撫
局是役也果出真情哀其窮而收之亦駕馭之道國家多事

扼我肩背

臥虎

安奢癘疥自重慶之變迄今十年

騷動西南杼軸其殫識者以爲可已幸老伯威靈所至渠魁殞元
中國之氣已伸小醜之魂已奪乘其搖尾俾就約繚莫謂出中策
也蜀中薦紳主撫事如一口某有一疏言撫在去冬十月不僅陶
掌科也此事督臣言之自是督臣任之老伯果有確見亦姑俟局
中自定我輩此際又從海內大勢打算不自一隅言矣如何如何

與姚太史現聞

文章氣節爲綱常中不可少之事然彰今烙後有志者成焉若乃
胸旋一轂手轉雙丸超然於平陂往復之外獨持其會則憂憂乎
難之方今政地龐雜莠言族興一時抗章負節之輩鍛羽連翩而

夫識者有甲子之憂某再三審視覺若輩謀復招搖市權牟利策其所爲敗當不遠翁兄精神識力迥絕時賢而又以獄時淵油之衷妙不激不隨之用培復於剝養晦爲熙此智勇所以讓功名也或謂某以言去又望人括囊善刀語近於謾不知某之所處與翁兄異某言官也不得其言則去翁兄官居講席所職者論思所備者顧問以紆迴開導之苦行納約自牖之忠必能積誠盈缶潛奪嘿移一旦聖明憬然則前席之陳收功在聲色不大之中矣某瀕行之前三日辱招飲齋頭同宋掌科剪燭談心至爲某卜攸往解珮刀殷殷故人之還可謂雅注而非某所望也去國之身猶存弋跡一菽一水可以怡親一丘一壑可以自待自了漢小小結束敢再作春明夢乎獨是南詔之役一行萬里往返經年僕夫悄悄相對戒色倘邀鴻庇不爲瘴癘所中從道路之餘訪雞犬於秦人甲

夜郎之遺謫竣命而返鍵戶息影娛雙親於里中而以鹽梅之調望天上知己愚願已畢湛持兄贈某有開簾但任雲來往隱几閒看日短長之句嗟乎此真知我矣義興於某戒行之刻排闥入顧情誼藹然似胸膈中尚知有吾輩眷僕已行茶烟久冷匆雜中無甌茗奉大丞相晤時爲某道意

與何宮詹象岡

翁臺名世偉人精神風度追武曲江此亦有目者之覩斗岱而稱高也乃休容汪度獨時時炤拂不肖不肖何以得此竹頭木屑過匠石之門則兼收然究竟作鋪泥支展物耳瀕行過蒙雅注錫以佳筵重之名什奉揚清風於金馬碧雞間作瑯琊金石響某此行真不落莫矣蒼洱之命往返萬里去龍門益遠披對何時言之苑

結

答傅中丞括蒼

春初鋒車過滄上布榻荒齋得聞翁臺縱談天下事意氣如虹肝腸灼雪胸中武庫森發若河漢而無極也方今累若克庭頗牧寂如致聖主有擱然借才異代之想得翁兄一人可以無恨矣從來內盜氣機感召秦寇潰晉入豫幾於糜爛而識者謂武廟劉六七等再見但畀洪督而閩可能辦此獨綿之禍不知所

終得

無數智勇文武之敗悉歸焉茲又之

矣我不

能以

而

國從此無險夷不見無強弱不

悉翁臺以爲可慮否耶接報知翁臺以大中丞節出鎮薊州私心慶幸至於舞蹈薊州詠榆關三層門限若從協則貼體藩籬也翁兄以不世之才駕馭文武馴漁陽驕卒集遵永飛鴻克鞏巖邊燕厥朋友是弟幾幾爲故人祝也日從仙里歸來酣眠一壑

忽聞凌警勉用北上慚無寸白以酬故知卽瑣拾道路聞見仰竇宸聰亦約略從昆明席上得來不自覺其言之贅也辱齒及可勝汗顏隆誼珍重當之惟有惶仄

答王中丞章軒

黔之役騷動半壁殆將十年然黔地儉而力弱非滇蜀夾持則不濟乃黔不靖則蜀與滇亦不得寧宇其唇齒之勢然耳翁臺應世大儒當茲特簡此西南底定之一機也何滇何黔相與戮力用蕩遺氛勿令人有連雞之誚讀來教謙挹殊甚而擘畫則鑿鑿各言先獲我心矣崖略布復不及駢語爲罪

答練太僕任鴻

先生肝膈識力優絕一時復不作膠膏泥故之解所以圖事揆策規近制遠劃然奏刀都非淺衷所可量顧獨時時炤拂某乃某固

言輸如毛無補於世者也南詔之行擇禍莫若輕無復禁林再集
之想所慮者儲宮之詔期後途長纔展椿萱旋歌吧咕七夕前後
斷當脂車而風波瘴癘究竟不知何似耳老父母辱哀言之錫又
煩佳詠連篇爲遊子贈言念高誼與去路俱長回首知交願爲代
白

與丁中丞光三

秦禍不救遂延吾里大河南北無一席乾淨地此以言寇則可耳
乃驕兵譁卒謂磁爲佳東道至則流連酣劫於其地當事者都無
處置賊梳兵篋專爲溢上謠也昨過恒山見閭左安堵市肆不易
文武將吏亦人人用命遂使迺兵相戒不入真順一步犯撫軍令
此豈從來所可見者乎目前二東騷驛叛弁若不戀棧青萊西潰
臨德何以待之緣曹濮揭竿之輩候時而動台轄之廣大二郡實
相磁貼身門戶曲徙之計翁臺曾一慮及否莫謂某爲身家計也

與呂司農介孺

翁兄精心敏手持籌南庾其釐剔諸格則既見之奏牘矣人自南
中來道留都軍民口德不置且訟說舊規革盡爲從來所未有美
哉社籍之光其奚不手額爲知己慶也以翁兄資望不卽正揆亦
應秉憲苦苦以兵事相煩豈爲通論雖然此義興之言也誰有與
義興持者乎足下其亦可以坦然於造物矣

與沐國公玉液

金碧之山昆明之沼以一人危以一人安其在將軍乎將軍年甫
弱齡標同潤玉周規折矩儼思定詞望其器根殆繇性具汪汪遠
榭寧有底乎他日柱支西東爲聖天子釋遐方之顧者數十年必
台臺矣瀕行之夕尚蒙投轄詰朝聞太夫人變前驂已發不及登

龍一弔出疆之導載厯前塵感載之私如何可云回緘崖略不備
與朱制院恒嶽

大方造孽夜郎之不靖者十有五年頃過黔上覺土漢貼如有漠
然山高水清之象台臺之功爲不朽矣安曾齋揚來投非過爲嚴
拒也恐彘目不諳或筒中別有函載失漢官體耳紳衿啾啾言撫
非宜且釀禍車軼不行其笑而應之台臺爲不見不聞良是水外
腴甚奄爲漢有此百世利也屯之可實黔儲或云省楚精之半此
亦未盡然乃老成淵畫必有處置非事外可喋喋也十月望抵沅
州率略裁報

復岷藩

職藐焉一介屢承微問折節休風於今再見敢愛款款之愚仰負
虛懷念殿下英姿崛起紹系復國其間荼侮橫集動忍備嘗親歷

民間疾苦罔弗洞達迺當其未遇時養晦田野萬里君門一夫叫
冤遂徹帝座聖天子赫然震怒遣重臣訊治剖明其事然則先王
之大仇立雪而殿下之統系可明如鄧妃之志可憐而其功不可
泯也嗣後諸宗仇憤訐語橫生喙喙心心袒分左右費撫按多少
推勘煩天使再四體訪始得蜩螗謗息公道大彰罪人可得嫡派
可承則閭郡士若民號泣控愬奔走數百里外公保結以顛當事
實始基之豈非先王功德在人不可泯故繫屬殿下以肩承七廟而
藩奠一方乎知殿下在今日所爲仰體朝廷德意俯恤地方隱情
前奉孀妃以懽心而中敦同枝以厚道者必有惓惓於心而不能
以一日釋也迺行次邵陵忽郵夫投一筒則善化王所抄殿下笈
文並冤狀也善化罪狀已定錢案旣成屢奉明綸凜若霜日前殿
下爲請封時敝垣曾經抄叅某於善化何有知有朝廷法在耳今

祭文中極力表揚稱寃稱屈語語與明旨刺戾則廷尉之法不靈而聖明之討罪興廢有錯舉乎乃駐武岡詢之士民之口過武昌詢之舊守之口卒無有寃企鉅者萬一善化執祭詞以責宸聰則殿下將何以對聖明乎鄧妃處處投揭至闖愬使臣玷傷國體爲辱不小或其父之沛有以唆之然使殿下奉之宮中優以待養禮禁妃父嚴其出入俾無缺望未亡人又何求焉若館先王之妃於宮門之外詬本妃之父以不堪之辱旣失其體復傷其心致令落髮長號日夕怨望聞民間嘆妃於先王生不侍箕箒之歡沒不安宮闈之奉有雪涕而下泣者願殿下下思之也若郡王諸宗殿下之手足也武岡斗大一城地瘠人少其一二士民父老殿下之赤子也風塵中誰能物色則同氣操戈之憾可釋也藩位已定無令興尺布斗粟之謠有司事雖各有統屬而根本托國之地可念也起居一慎卽以寬馬足車塵之費若是則殿下之德與衡麓爭高庶几長有令聞以仰報天子乎殿下不下訪則職不言不屢下訪則職亦不盡言知於樂善親賢盛心或有當也語乏銓次統惟在宥

又

某佐桐封之役獲覲龍光承殿下虛懷折節賜予繽紛情文隆重設穆生之醴同兔苑之遊錫珠玉之章錯縱橫之筆寵云極矣迨出疆後兼金纍纍遠道相將某大恩再拜而返迺殿下未加原亮有長沙之使又有相臺之使若一介之爲倨侮也者夫禮下有制飲河知盈朝廷重典爰畀勳爵以科臣貳之厥有深意而必欲以無處之投爲逾崖之拜得無隕越爲盛典羞敢申前請願賜相成乃某復不揣愚固思獻一言於殿下殿下異質豐顏凝立矩步擄

詞中律吐音若鐘起自民間遂踐藩祚閭閻疾苦旣已周知世路艱難亦云備歷然夔屈則泥天飛則兩帝子非風塵所識而待命固恩仇所共也某在禮垣見祁陽王有離封之請掌垣者略加參駁頃入境以來聞其鬱抑憤懣有必難共國之勢承封時避去幾以君命委草莽此胡爲然也其或未喻殿下之高義耶殿下躬交白屋豈其失好於天潢仇忘匹夫豈其誅嫌於子姓且博覽載籍丕振徽猷敦睦之章友於之篇知必流連而歎詠也詩不云乎式相好矣無相尤矣乾餱之愆闔牆之釁非宗盟所諱言也只分形共氣之人無藏怒宿怨之事夫若木一枝旁蔭數國殿下亦同宗之槩也重門洞開猜嫌冰釋一體之交歡然魚水誰云翩反之儔非維城之助乎昔二南兩東共輦同室傳爲盛事而箕豆相煎曾葛藟之不若矣某過辱師賓之號萬不敢當亦足見殿下知其愛某而某亦因得他山之石効其欵欵倘蒙採擇庸言之榮逾百朋之錫多矣干犯尊嚴臨書惶灼

復唐藩

往過宛辱殿下折節然以行李戒途不能入城展謁迺居近數舍地接大封每聞自南極道殿下高材宏學有河間東平之盛未嘗不心竊儀之况殿下身際大難動忍備嘗古聖賢善處家法料已熟聞而悉籌之矣故謂殿下不但學富德亦富也忽閱邸抄不勝驚嘆頃接翰諭始知兩郡王爲之夫兩王殿下之手足有臣道焉無因構此伊獨何心且國法具在何以自解前萬司李亦道送謀未可相加况復奉明旨溫篤何屈不伸想大疏剖白之後釋猜恩下體蓋載之德切敦睦之誼知必殿下所饒爲也某於此案不深知未敢輕議伏讀賜下無我先王傳中間艱苦種種披之涕零亦

既極人世之窮幾大川之涉矣雖然先王之名不可傷也古有不肯以弟以姬違父者則千秋而下名之曰聖曰共若以祖懟父以父懟祖世有明達當何處焉想殿下胸羅載籍義達常變共或不以愚爲狂瞽也甚幸大貺敬以心承用借手璧其烏有之言出宗仇借端中傷委非國典抵都時當公道爲殿下一明之臨啟悚切
與侯司馬六箴

朝廷以昌州 一牆爲京陵肩臂復戒心已巳之事簡翁兄建司馬節其間翁兄簡卒蒐乘弛緩張急取者堅之虛者實之三年來桴鼓不鳴鐘簴晏如手筦北門鎖鑰則既效矣而議者遂謂昌州可無事漸有撤督之議夫插棘增籬以防患也患久不作而詎籬撤棘烏知 之不生 乎蟒視蜺計此自長安奕局若在公袞則歸朝不遠殊爲一快計席久虛幸促治舍人裝本根之籌與

屬戶之緝得人相去何止什伯部垣相爲表裏掌垣力言之料當事之肯降心也左帥真將軍翁兄拔之行伍眼力與滕公上下方今趙魏間資其戡定則皆鴻賜耳附及

答范司馬質躬

台臺建節咽喉之地崇墉屹屹師徒洸洸京衛若金城鐵壘亦一奇也乃不獲一當寇而緩帶輕裘於帆檣飛輓間此何異休驥足於閒林閉龍泉於匣室耶 徘徊吳橋時若命公以一旅殲之蚤成膏斧而縱魚歸淵似不欲局外收孫余之功者誰秉國成而以疆事爲戲若此也小疏以台臺應旨夫亦言其所明非謂一語之增華岳也辱齒及徒增背汗小疏當從顏同老處見之不煩再上

與樊撫臺鍾陽

老公祖移鎮單懷三月矣簡兵飭將以備陵澤之警乃潞寇突入
武安彌原漫野殆不可禦豈賊走所不備耶磁兵二千分防林涉
寇至無敢格者掠盡遂逼武道標漬於陽邑祝兵使人城共保賊
勢橫決直達磁之西北目前入京中路咽矣巡道無兵可再鼓不
得已大聲疾呼望假左帥入鄴極知河陽亦有警然不若武之大
且急且祖臺駐節地材官蹶張智勇畢集先聲自是奪人而武邑
無援久當委敵武一不守則咽喉梗塞畿輔震驚不可不深慮而
爲之圖也地方士紳爲桑梓計皆有請兵留兵之札然相擇緩急
圖度利害則在台斷行之少延恐無及矣輝令署弁募兵或疑其
多事類專擅者寇急不妨寬其議但能辨賊可也惶遽冒瀆

與祝巡道萬齡

昨一扎塵台覽今再布其愚爲海嶽塵露磁南北之喉旌節駐臨
之地腹心也武安涉縣彰之邊邑老公祖所畫界而守藩籬也頃
者賊暗度磨天嶺門道川九日掠繼城十日掠楊邑何人敢與格
鬪止王世鏜奉令撤兵援武爲賊截殺隕弁覆軍老公祖身無半
旅坐困城中夫白臺一身乃河北建牙托命之身可若是孤危乎
故爲今日計不可不先急着先遠着先定着三者不先而僥倖圖
賊弟未見其濟也試爲借籌老公祖幸垂聽焉公祖之言曰陶弁
旦晚至三兩日間可決勝負弟則以爲當速催陶弁至武勿言格
敵止曰守城催許弁來磁勿言合勦止曰備本若是則兩將來矣
夫兩將弟識其一乃長安携手深談之人樊公祖與老公祖知之
不若敵鄉弟等知之真也以十三日走五百里何不卽至此意自
可領會且寇勢重大二弁萬一戰有不勝武安之事去矣磁何恃
焉故宜分召二弁先守非守也以埃撫臺之大兵也然亦必守定

而後可戰語曰知彼知己此類是也所謂先着也撫臺卽讀禮不敢弛戎擔大聲之呼是在公祖卽云高平有賊然河陽無警爲軍門者獲河朔一帶如長蛇勢擊首首應擊尾尾應可曰守無病之臂棄決癰之股乎弟一日二扎上樊公祖而台額可不早乎卽早而撫臺非二十日不能至若發兵則更次且矣陶許已事不可見乎遠著不定待再戰不幸而將伯之呼是索磁武於枯魚之肆也所謂遠着也賊以秦晉之逐定是空巢東下守黎涉下不守黎涉亦下今后門進虎矣前門又拒狼拒之何益况武安危在旦夕磁城空若枵腹不召以獲腹心而猶張虛著有是理乎譬如人家防夜則先門戶至賊決藩入而窺中堂而門戶之兵不返顧有是理乎况大名道一呼而丁光老拯溺救焚三關勁旅湊於邢襄門外之捕急矣西北無路而賊不奪腹心也有是理乎磁養兵十年衆

號三千文武鎮壓之地臨危無一兵一將萬一有事何以應廟堂之詰問耶速召張希孔領五百勇兵入磁而翁弁守涉城或召翁弁領毛兵五百入磁而以張希孔防涉城皆穩事也如賊下和村犯彭城如老公祖之言則涉路阻絕卽欲調兵入守又如王世鏜之已事矣芮弁今何在乎地方之言當自不虛望老公祖早擇而速行之也所謂定着也弟差滿當行之人驚心桑梓未肯卽行擬差一力入京控當事以合額至尊而老公祖之前先爲大呼萬希貸其愚而採擇之地方甚幸

撫按公書

昨因武磁警急已勒狀具郵筒中奉聞想已徹電照矣頃仗祖臺威靈左將用命賊勢漸退然餘孽流突尚在涉林而晉中逐之東下正未有已也獨特老公祖造福兩河建威消萌令小醜不致陸

梁耳至州父母處奸細一事前扎特其崖略茲以當日顛末及地方輿情仰瀆台聰八九日疆弁不戒流寇自武安門道川入犯磁道祝公祖坐困危城身無半旅芮弁與武邑士民構隙意在坐視初十一日自弁援武身隕兵覆芮旣不守隘口而縱賊之入又勸兵在斷頭山不救而視白之亡武之人共揭爲奸將不測道公祖所知合邑士民之口可問也維時道公祖孑身坐武西城門上揮淚走某書曰武旦夕不保又曰磁州當萬分嚴緊勿致噬臍等語檄州之文所不待問十二十三兩日一刻數報賊犯敝州兩岔口十餘村於是州父母同衙官廣文及紳士等登城守護四門土塞城下男婦擁積數千人奔逃奪門哭聲動地薄暮忽四騎闖城又有南關捉獲可疑人等及步下三十人持木挺兵械而來者於是舉城上下人心洶洶莫必其命除州父母將騎賊及可疑人等

縛上城頭審驗外餘皆城下格鬪殺傷其審時有一人曰我芮弁逃兵也問其名曰芮普視其腰牌則王成也面貌情節不合於是舉城皆曰可殺州父母審留口詞牌械質而戮之其餘各審明捶斃時尚未知芮弁死而賊稱芮卒人心愈疑有曰卽逃兵亦當死者况所供不對乎是夜人心稍定共拜爲州父母之功不料具繇報道祝公祖尚在武也聞芮卒稟曰芮將親丁逃磁被殺道公祖又見繇中芮普名字遂批曰聞芮親丁奔磁被殺可傷等語於是合州茫然州父母日夜凜凜謂道公祖以此相罪也某昨晤祝公祖白之始知其詳但當時旣有此批安知芮卒不執以爲詞嗟乎城池大事流寇入犯屠武百餘村磁十餘村良民駢首石玉俱焚肘腋之間奸細布满遼臨之失以奸詐修武之失以疎忽輝之守也曾戮奸細數人以消萌杜隙今磁警至此州父母嚴審正法奸

究以却城守以固士民方交口頌保全大功而弁孽乃借道批妄肆揭傷此合境士民所有死不平者也聞已赴祖臺具揭不敢不一告於祖臺之前况芮弁守武不以守効不以戰効占住高山三日不下后賊見其孤蠡擁殺死此人所共見道公祖親以語某者也何功地方且也武磁百萬生靈任賊屠戮若非祖臺飛檄左帥解圍今日不知何似匹夫匹婦之讐未報正寃慘昏日之時若弁卒以棄主偷生奔逃之人借當事風聞一語中傷郡守則地方人心大失之矣况道公祖從武回某見而詢之則芮普現在夫口稱芮普而非芮普牌書王成而非王成其的的奸細非昭明大著者乎况其餘原審具在與芮無干耶伏祈老公祖電悉情形問芮普何以見在芮將婦女在武奔回者但已在武何獨四騎來磁來磁何事則風影之事自明州官慷慨任事之心不致埋沒地方幸甚伏惟崇焰臨書何任惶悚待命

銓部掌道公書

河北不辰爲晉之壑昨冬流寇一入隕我名城軍懷幾失仰借老鄉臺公疏移左將一旅真同續命之丹茲因夾擊之事左兵入晉磁兵自去年失利后尚未補足止有實數一千五百翁弁領勇兵五百防涉縣陳弁領毛兵五百駐黎城省城叅將芮奇領家丁百名防武安磁營中軍王世鏗千總白現采領勇兵四百援武安而磁則無一兵一馬矣突於正月初八初九日賊從遼州犯邢武大名道漿水川失利磁道祝公祖入武坐鎮賊從門道川葢地而來武安西一帶村落如繼城楊邑沙窩馬庄百餘村焚掠屠殺之慘不忍聞見芮奇與武邑士紳有隙勒馬高山不動磁道身困斗城求救撫按某等亦公書請撫臺公祖移鎮而不料其丁艱也幸樊

老公祖飛檄左將從晉陶許二將從林星夜馳至賊始聞而南去
芮弁亦因之被殺遂犯磁之兩岔口十餘村大掠而入涉矣是役
也左將兵尚堪制賊奈前黎城一戰左之中軍隕焉此番尾賊驅
逐雖無大戰有功地方多矣但秦晉兵將如雨如雲賊之犯武者
乃八大王等尚非紫金梁大隊也賊萬無返晉之理丁光老已到
順德三關勁旅湊於邢襄大各道亦磨勵以待於東而武涉磁林
輝衛之區乃正其蔓延流突之地如左陶兵自北則賊窺林輝如
左陶兵自南則賊窺磁涉若晉兵奉旨逐紫金梁過涉則彰衛正
其鏖戰之場岌岌河北殆不知所終也伏祈台臺速推豫撫仍懇
憑其朝發夕至勿拘徃格有需時日以救此一方民也大抵晉寇
之在陽城高平者皆東北走非按臺駐衛源新撫駐磁鄴則南北
咽喉定從中斷大聲之呼良非得已其差期已滿嗽病連綿驚心
桑梓未能東裝千惟垂鑒其臨啟可任呼籲待命之至

兵垣公書

寇犯磁武已悉公啟中有不敢不告之老年臺貴垣者再爲補牘
此番賊急賊緩皆因諸將之有勇怯與用命與不用命也弟不敢
添一語止據武士紳與道公祖之書奉聞左右武安士紳李士高
李爾育等之言曰芮弁分防武隘帶婦女於行間賊至不守奔城
奪門與士民大開仇隙聞道尊來始出住信地於是合邑有一心
防流賊一心防奸將之謹追賊繇門道川入不守白現承戰死不
救后於十一日晚被賊圍殺此守將之本末也道公祖之言曰許
將奉調來援住涉不進有虛名而寡實効豈虛語哉又曰陽和兵
力勁志闌在累於腰纏之重陶將兵隨賊不戰有類於飢後之鐘
獨左良玉西坡之捷摧堅陷陣賊勢大窘多委金帛以賄誘左軍

左軍無一應者良玉躍馬大呼曰都不要只要賊頭于是士氣百倍大有斬獲賊逃匿山谷此皆各有手札據實以聞伏祈貴垣昭明公道以勸人心而鼓將來地方甚幸至左良玉在河北真一木之支大厦道公祖恐以昌警撤回萬萬不可者也此番道公祖核諸將功罪公明城亦未失勝軍懷遠矣但有事伊始後尚未知所底也惟炤悉不既

與劉大容都諫

荒齋一語至今兩年間新正天垣之席不勝喜垣長持清議進退百官與銓曹相表裏年兄筆有春秋夢白先生胸涵刀尺開城布公澄清海內其在今日乎某偃蹇里居擬以春月北上不圖倣郡不造遂中寇禍白狼黑鷹逾行山而下者不知幾十萬也巡道祝困於武幾至不死磁圍數匝弟日夜登埤與荷戈伍幸寇偵備引去其不作清華之續幾希耳樊公祖墨經從戎畢竟軍心觀望中朝擬豫撫誰屬乎以弟所見無如方伯孔瀾其人者恐書至或已啟事不及佐夾袋之需若論才則淵深凝定雅足辦賊又聞命受事不稽時日更妙附聞不備

與祝巡道萬齡

頃目病甚得林縣鞏父母書知鄉兵武兵殺左兵一事此真費調停也自寇之東犯風鶴皆賊倉忙中辨認真假衣械而已左兵既婦女紅綠其衣又據鞏書言其乘間微有殺劫所謂不幸而有其形其何以別之哉左得力人固不可失其心聞老公祖勅解鄉夫數名抵命夫鄉夫擒之武兵殺之此事自宜清楚况土人鄉兵亦奉行縣父母及公祖之功令而惟賊是求者也譬如畏虎射石以致飲羽其殺則罪其誤可原也祈老公祖速晤左帥隆其晉接禮

遇布肝商確埃其釋然量加處治以安左則主客兵民之心兩不失之而鞏父母一片任事之心亦不致灰冷矣敬聞左右以埃台裁

與曾直指頴翰

老公祖蒞豫以來定內外之兵亂者四矣昨武安控急俯徇士民之請旋駐衛源拯溺救焚緩茲子遺在祖臺原靡克詰之任而意軫閭閻之痛肩厥憂勞真蓋載之恩與河流共長而嵩雲並高者也刻下立老公祖至某卽遵台諭以下情仰確但長安當事及做鄉所共商者意以做州重鎮從來節鉞移駐之地又做鄉所仗殺賊者左兵一枝耳如撫軍公祖駐磁暫借左將南援懷衛所謂牙纛之聲靈在磁者可以寒寇偵雖丸泥足封大行戰將之紀律在南者可以挫賊鋒則實着仍歸行伍古云聲實並舉爲兩得之若

撫軍公祖南移懷衛於地亦爲適中然調左將而南此中虛實兩虧武安之事復見留左將於北則所仗以任戰邊氛者伊何人哉此中情節全賴老公祖與立老公祖面商再造河北是所祝也率復巍鑿語乏銓次可勝隕越

又

老公祖接部相州一時條碎風行草屨不足喻象指也承詢貴房師李同老舍親家也身後無嗣頗有因之爲利者兩女所適亦各門聞賜奠睠存雀羅舊第生色外侮不排而釋矣載有啟者磁武去澤潞僅一山寇窺鄴空虛其來雖去其去必來而河北兩道風則伯仲今則犄角微測其意覺有參商多事之地何以效同室之救耶磁爲三輔咽喉頃之糜爛或有迷于長安矣不敢不告記史惟祖臺調持而熟處之

與玄撫軍默成

恭承老公祖芳筵厚款情儀鄭重啣感高誼與去路俱長矣謹謝
其一介將行去龍門漸遠念桑梓一區身家八口昔在震隣之中
今處剝膚之勢謬陳二事關係敝州者仰塵台聽敝州無兵無將
然而聲勢不可不張也州西十數村南五村東一村俱離城遠者
五里近者三二里合之可得萬餘人若使什保帥之荷挺而操于
演武場隔日一舉習其呼應之聲雜以鼓砲之震隱然在山之勢
矣且三里之內可以不大裹糧隔日之操可以不甚擾衆計無便
於此者但此事久當行而不行中有一二不肖勢豪格之道公祖
又以為此該州事不親瑣屑迺日逐逐焉驅城中人登城任守又
驅城中人出城任操怨之所以大作也此事宜煩州父母蒞辦之
若城守一事則宜委之教官蔡如蘅蘅黔之孝廉青年博學器識

過人昔年同丘少鶴馬瑤草守貴陽十月餘待王彭白撫軍解圍
破敵葢練以習成才由天授且其身家在磁同舟之誼不薄正月
間某與之共處城頭登陴設備見其神思安閒機警出衆雖倉卒
籌畫率多奇中嘗謂蘅有瑤草之敏給而無其傲有少鶴之氣魄
而出之真生成一付邊料未易材也但寒廣文騎一欵段僕隸不
具雖前此任怨任勞反爲里少鼠弁所擲擲伏祈老公祖行一劄
委以全城防守事宜令本州撥阜快書傭二十名供其用仍諭守
門百總劉弘業率現在武勇兵二百名聽蘅約束指示爲盤詰奸
細之用則磁城可萬無疎失矣敝州城池高深器械精備所乏者
任事之人至州父母身肩冲途百事囑集尙令練兩關近村鄉兵
責非輕而事正未易了也然亦必得公祖一言申之然後保甲始
有實着與臨漳鄉兵之聲勢並驅方駕矣頃又報賈北村寇近千

雪隱堂文集 卷之十五
餘去州在七十里內四鄉皇皇城門晝閉一得之愚于惟焘悉速
行地方幸甚臨行草瀆語乏銓次回首慈雲可任黯然

答盧九臺大叅

年兄萬斛經綸兼人膽略防天雄三載桴鼓不鳴夜戶不鍵真一
路之福曜矣頃者邢西一戰出入行間賊脚指不過洛水一步卓
哉金墉恨不魏西鄴東臥翁臺腹裏也磁兵三千無事地方叅之
有事爲它郡奪去不收半臂頃且潰于武敗于涉覆于清華陶越
兩遊擊旬日踵歿而主兵使者束手不規久遠將來不審作何收
拾矣過邢州當得一晤先此布復並謝注存

與劉相國是菴

數從前輩聞閣下封還墨勅一事想見立朝風采憂國精誠陛辭
大疏炳炳燿燿忠義之氣淋漓楮墨此誠超識遠覽履霜之漸以

去就爭之猶堪令李文正相對潸然也今夏江闈之役偶以相及
私心舞蹈以得叩南州之廬爲幸不圖撤棘日接應旁午未遑展
謁猥蒙折節之加宴好之錫某因得循牆立庶瞻仰斗岱之前一
遂十年夢想而清夜綺筵金輝玉照又虛懷獎借津津不置舉二
年前小草數事相質惋歎以方古吐握之休開布之雅寧有兩乎
歸來與汝玉兄私相歎惜有相如此而使之高臥東山豈真不欲
平治天下耶然聖明望治甚殷宵旰精神上格重玄閣下未老之
身岡陵朋壽必有夢賚之奇陰佑皇衷况乎人情之歸猶賢枚卜
斗杓之第一星行當向江漢間耀光彩矣計事迫未敢淹台里擬
以初二日行不獲再侍龍門拜書惟有瞻戀

鄧豈華劉石霞掌科李東起道長公書

已巳辛壬之間昌言滿朝翁兄領袖清流發摠偉奏氣節事功蒸

蒸交砥何其振也其三彈不效捧檄歸來載驅載馳亦旅入旅出
然家食之日多矣每從里門見知己後先去國背項相望半爲世
道惜又半爲清議幸然未有如安成之奇者也安成一時言路五
君接羽出則鷺振克庭處亦鴻冥蔽谷廬陵節義之鄉千秋寧有
兩乎頃抵洪州便作美人西方之想因撒棘後方敢走書而邁軸
寤言遠分塵容非肝膽金石之交何能有此想山中清臥澹爾志
機而海內油雲沛雨相望早有扣東山而問安石之駕者矣弟浮
湛無似表見罔聞蔓草長松又何堪爲知己對拙詩引粲倚觚但
有神往

答姜少詹居之

出闈後便問姜先生廬向往之懷勃焉而往矣已聞山居又聞山
居去省一舍初念縈結而台函忽至何相念之殷有不約之同耶
每思台臺淵岳精神風雲氣識望標斗杓譽播東封薄海內外無
問識不識無不景翁臺之名而望翁臺之登鼎軸者方今聖明求
治屢覆金甌似錦里之遊非養晦之日也來詔何敢當承徵試錄
卽令函上自慚蕪陋幸進而教之

與曹秋林太史

江闈撒棘便掛布帆東下爲石尤困頓殊無聊賴抵皖江接榮留
木天報姓字巍然冠諸賢上舟次愁寂之懷霍然而起此不足爲
親家慶爲他日朝廷得人慶耳吾鄉相業焜耀史冊者背項相望
洛陽巖峭新鄭綜核南陽宏遠歸德靜正安陽長者皆千秋之望
也親翁經濟識略遠相映發而風流大雅仍復過之十年後主持
政本光弼中興舍譽望其誰乎弟首垣之推出都時曾爲披瀝此
事大苦人夫計任怨也又典試歸期迫不能周知逃訪隕越之思

慄慄不去心雖然此吾輩可自勉自矢卽叢怨庸何傷獨是骨與時違不能俛仰承秉成意逆維厥終必有以意外中之者某且奈何然亦聽之矣奴子先入京視舊寓率略奉聞知近懷定佳也

答蔣中丞澤壘

台臺領袖西臺某猶得望見丰采迨柄鉞郎襄忽已四年庚午過宛上維時寇氛未動四封晏然漢江之水湛湛也但無事位安閑次四序分功有事地鎖咽喉數藩倚重昔以削平寇亂爰開重鎮今者元老筦符楚秦交控扼流寇之吭而制其命茲非天所以資英雄而收勘定之功乎寇潰晉逾河延嵩洛間去宛襄咫尺知干楸所必飭故及芳訊之辱具感注存來儀過腆非故人所敢承三肅緘謝勿訝爲不恭也

答洪中丞學海

庚午滇黔之役經楚南北三千里萑苻無警湖湘謐如一介行李拜救寧之賜時黃直指被謫翁台將有遜碩之行抵滇接八行可謂語不及私矣嗣是往返里門強半家食循資一轉殊多鯨曠台教何期者過而望之奢耶詢來使知眠食佳勝山中高臥尚殷然世道滄桑之慮憶丁卯冬翁台深心維挽矜持善類清澗穩眠至今不起令人抱河清歎然貴鄉有柄政者且旦夕望之矣別諭敬悉某又將有戒途之役肅此附復願言加餐

答許都諫珮宛

前出都門時曾向翁兄辭首垣良有苦衷抵浣聞有新命飲水之念日慄慄不去抱途次謝客兼程比接尊翰十月將半又班役疊疊致台語道義之勗骨肉之雅殆實兼之第一向硜執况在引嫌之例羅雀門前卽筆札之辭都爲謝却翁兄教我以正敢不再拜

雲隱堂文集 卷之十五
羽旋附謝小寓卜其鄰旦夕可奉教也

雲隱堂文集卷之十六

相州 張鏡心晦臣甫著 子潛編校

書牘二

與張撫軍環北

親翁清品又超然高恬尚之節若處協院之地砥世維風雅稱其
望卽需次部弼亦可主張國是乃寇公不在中樞豈真四國之蕃
宣果急於中朝之喉舌乎雖然甘肅親翁舊遊地吾輩功名事業
都有位置此造物安排非有力所能行止異日西域功成召入玉
門爲楊文襄出將入相之事中外弘勳銘鐘圖閣又不審視委蛇
清席者何似親翁其爲我驟然否

答張文選玉調

老年伯卹典一事令弟齋疏三四上不能達比上又一再改擬似

有造物顛倒其中大不可解卒之奉有嚴旨皆出意料外細味大疏並無駢語浮溢不過述年伯撫蜀時前後所奉溫諭耳以是而擬溢美誰實爲之甚矣哉此日翁兄衷茹荼苦讀來札一字一血侵淫楮墨愧無以見先人於地下嗟嗟直道在人久當不泯此時此事亦萬難以口舌磯也考功議處法據子襄所言非重鑄不可且思爲銓曹累此自是近日畏首畏尾實情或子襄別有所受之則不知也悠悠公道望之何人願言節哀臨書浩歎

答南垣公書

某待罪首垣與聞弊吏黷淺罔措日夕徬徨念計事繁鉅海內遼濶留都清議式是四履吳楚閩越其自大江而南耳目匪遙諮諏必備爰出見聞用光式序是訓是行焉敢自外乎惟是黜幽之典舉以三年聞命之日實始十月自江闈奔還昧如盲子夫神駿失

圖驪黃不辨胡蘆依樣衡鑑奚存計冊連床疲于考究亦惟殫茲朴誠載質廷論虛心圖度罔敢固徇或硜硜足矢非澄清之有裨也頃接備計大草臚列諸不肖狀亦旣燦然而得其梗概矣日來司功商酌略有異同蓋叅之月旦共爭撫按確許事歸至當意總相成吾輩何容心其間耶崖略布復容備錄以聞

答呂司馬介孺

舟次白門獲一瞻大叅贊丰采數載相思僅得此晤故人良有榮藉承教某某治兵才冀得一留蓋不佞亦嘗稽之矣計冊首貪其仕國實繁有說意此吏必才而謀而險者也翁台局外憐其才某某等當事按其狀衆之所棄誰能留之大抵根器一差卽以治軍亦必不適翁台以爲然否也冗中布復不肅

與張考功心渠

頃聞說堂時各省長吏饒舌往往得寬政或遂減當日會議處分什之二三此不可也北省臺與貴部咫尺聞見寧遠有殊方伯之口近多軟熟出脫夫計典欲嚴堂上肅穆藩臬懾志以承若復聚訟損體不小往者上有問則對下有辨則折其挺然發舒公論爭權勢之屈抑以去就明屬吏者何人乎昨與掌道議咸云非是嗟嗟今之藩臬皆計內人超然清議者有幾年兄所知也躬之不閱遑卹其他再有曲說當以白簡繼之年翁以爲何如也

與南臺省書

頃者計典借芘告有成事其不隕越爲同事羞敢忘提携之及備計疏中做鄉留一人銓部當題明嘉興守冊報性執固不盡沒其守此何故耶把玩大疏亦有浮謀不謹兩說部行酌議幾於子莫之中計後拾疏將發忽接南中大老一單臚龐守事擬於正卯兩

觀其輟筆翻計冊居然循異又詢浙中之仕者交口而頌文選金補老暨諸大夫之識此君者咸能言治杭狀不惜以其身相保此又何故耶已思龐錄南部出守南之月旦必及之且大老非主計周南者乎出袖中藏示道長豈不更直截卽台臺又何惜一守不以佐幽黜也次且再日畢竟難違心而行所疑業已之矣不審留都當日曾推敲否弟於龐無半面倘日後謂某爲縱某不受也不得不一言以明之

復劉總河簡齋

計後例得一轉親翁訝啟事速耶董思白官銜之加亦此數日事莫或尼之而終必啣之向後之苛求正從此深也弟但付之耳承教治河數款其持說甚正不審於規時審勢何如亦旣見之章疏矣又欲弟詢在廷乃在廷焉有主是議者乎全漕通塞攸關今主

雲隱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三
之後必爲親翁分過度政府立局外司空當依樣胡蘆不則抑揚
可否其說仍歸河部之主持耳弟有所明不敢不告左右弟筮仕
徐蕭癸亥之冬董夫三千同數縣塞青田決口抵明年告成事河
流就故道房素中一面疏報一面解組未三月奎山再決仍灌徐
蕭射歸仁而城爲魚矣揆厥所繇則河身高也河身高不能受全
河水欲不東西潰得乎弟往返徐邳見河逾城數板苦以縷堤束
之卽千古稱呂梁嶮瀑今爲平流川觀樓半載爲淤沙掩盡此固
耳而月之也不但今也李於田用三十萬開泃中外沸然李力持
之泃至今爲賴或亦有見於故道之不可復繇乎今慨然以四十
萬爭馮夷之靈欲河歸故流泃爲腴土作祖陵萬年保障任則任
矣未知人情可謀始而聖衷不駭眎否也素中時物力寬朝議亦
寬數萬金錢一擲而上不問不知李燦老揆括後貴衙門尚優然

餘裕否雖然言之局外與身在事中間見自是不猶惟親翁裁之
非從旁可喋喋者廟堂之上只有一人主張侯六老斷斷不欲行
此又從金錢起見不從河事起見也親翁其肯降心耶

道府各公祖書

中原之民無如矣其在河北又兵火之餘飛輓之會也出車市駿
以及於菟豆之需檄之實洛宛者如雨如雲卽此賢父母有軫民
之實不能請窮簷有剜肉之痛不敢告以其令自上也且繕甲命
將蕩寇除殘總亦安頓斯民而欲其生全也然一加再加畝稅半
正額矣議協議捐素封疲奔命矣三空四盡舉目堪憐當此之時
而設有可已之役得爲之恩賢父母有不忻然而從之者乎予期
當厄茲正其厄解懸急水火茲正其益深益熱之時也近日微聞
各縣多預徵夫預徵在明肯不過兩項茲有舉全賦或至什之六

七者始不過一二縣今幾乎勢且公行而機猶可及止也
原父母之心何樂有此當亦束叅罰之急救那借之條乎獨是賦
有存留不妨暫緩民已竭澤豈可用三加派雖繁皆取諸其田之
既獲也預徵者未獲而歛不耕而賦民之應之舍貸與鬻無錄也
其害視加派乃更甚卽如彰德一府磁爲諸臺駐節地無安陽之
大而有其衝有林臨武之大而無其僻磁不預徵至今可考磁非
奉叅治者耶磁之應命未見減於它也故曰預徵之停可已而得
爲者也其嘗三仕爲令矣蕭泰艱於賦每歲縮額千餘曲陽民淳
八月完官租抱牒者議來歲徵某叱之則曰解那借且例也嗟乎
蕭泰曲陽何殊此教慢而誅義也爲已之上其牘於劉直指衷白
晏太守恭盟爲停催解檄咸建之此可見一徵也可預不可預視
乎民肯預不肯預存乎官節裁張弛之間未爲不可行也老公祖
軫念閭閻蒿目焦思至勞夢寐倘舉州父母爲例以勸他郡邑之
爲父母者當必忻然報罷河朔之子遺其有瘳乎某不欲私父母
之惠而廣其說惟台臺採焉

與周大行柱明

昨過敝廬某疊疊其道之大約此日緩行爲鈔或屆都則鍵戶息
影吾鄉意見角立輒於新進有厚薄密疎之嫌公道事還之公道
親翁其何與焉品望旣著清簡攸歸料不出前所言惟淡漠埃之
不必某又作書也真切

與張考功子襄

昨聞啟事將及不勝惶仄弟俸雖深一再鐫罰大用隕越卽聖明
無此心而執政方持法也公然疏名以請不愚爲貴衙門累乎奉
嘗一席可假可差少需明年二月便可捧檄就道依親視養尤屬

烏私台諭云不便積薪假使無降級寧薄好官不爲查從前京卿無帶降轉者有之自弟始無乃不度德量力而犯造化之忌乎棘卿班躋九列貴部待弟不薄但弟知所以自處耳

答盧都諫本潛

承教年例一事徃日文選來問舉以告之不必咨送也弟之啟事謬以佐計之勞循規叨冒不比二八月京卿之推當內外酌舉故可已今許珮老一轉斷應索一外者再辱面確豈敢有委言官以言爲職平日無大建白又有物議約略前所言三三人若立朝錚錚有聲止以家食之際易於推敲吾輩似難爲此使人實有後言耳弟旣出垣不宜預此因虛懷諄諄輒敢冒昧奉復惟年兄裁定憑限回奏具服疏詞侃直附謝

答朱任宇方伯

黔中一別兩有長安之晤深服翁兄精神滿腹識略超人更有一段肝膈血誠乎格藝漢迄今牂牁之水不波夜郎之山增峻伊誰力也若夫拔地石城橫空金練劊千秋之未有爲一代之鉅觀馬戚畹而在當爲下拜詎時賢淺豎所挈能而較略哉李舍親秉節巖疆擔此重寄一擘一畫惟翁兄左右之舍親忤璫時曾謫珠崖銅肝鐵骨歷嶮愈貞以其所遭之難遠過蘇胡不佞思一表章唐憲副風雅道誼業托之俾襄厥事碑刻成當報命便中爲致意老父辱注存之及敢忘啣戢一芹代布幸原焯

與張文選玉調

昨見處分翁兄事不勝驚惶嗟嗟人子爲親據例請恩典有何罪於名教職掌而褫厥官耶歷奉溫諭疏中誰敢隱後之爲其先人所陳者又將何以措詞也執政持法之厲至於如此年兄其亦可

以引義自安矣極知土草之中羅此百憂肝腸摧裂古孝子格於時數不獲酌其心者比比君子屈信在道所存憂樂安足以定之耶

與解撫軍石帆

前洪州一別有匡廬之遊辱遠使相存百里授餐主人之誼何敦至也承諭敬用服膺以老掌科雄才偉望借重中樞在廷諸老咸有同心乃皇衷南顧簡注綦篤若非寇公不可者故目前不難啟事所幾幾者聖意之轉移耳令兄年翁惠顧業托其壺匕道意老耄之附惟原亮

與潘虔撫昭度

日者督學中天最號得士兒輩出門下有國士之感迺深服祖臺則里中蘇夏兩篇記耳回翔一過覺風雨爭飛山川排激忠義血

誠淋漓腕指讀其文想見其人台臺之謂也比江闈放榜之晨拆閱各士悉出知賞掀鬚快談直指公煩他往寂不應此其氣固蕭然遠矣以做鄉傳頌合之江左有如一口海內循卓誰當先台臺者乎壘書首褒自屬公論其何力之有辱教徒增惶汗頃廷議僉諧以虔鉞借台臺乃台臺重虔鉞耳閩粵湖湘之間夙稱多事卽近日九連一勦尚未結束勘定而救寧之東南之幸也敢爲一賀

復張篤棊太常

江闈之役得士逾百最奇則公孫耳公孫爲謝豐城所收已置三四卷間再閱遂首拔其文宏遠瑰麗不知其髮鬢也放榜後知爲階蘭更喜十五六歲人疑立疑視安氣定詞不拘不溢優然遠到之器老掌科積德懋禧克昌厥後公侯袞袞之端於茲兆矣雙杯蒙勒敢不肅登一芹伴緘匪云玖報往留都稱仙吏抱牘來者

雲隱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七
片刻可酌給則以餘閒領略山川之勝承諭百事積弛武備不舉
慨然有牖戶之慮具見憂國血誠豐鎬根本當事者何泄泄乃爾
老掌科規勗相成或可漸澄清乎臨風懷想不宣

與陳奉常金鉉

前辱過從偶道及其掌科之淹外藩者大計不加處分謬以弟爲
是嗚呼此惟年兄知弟也弟庚午之行宋泰老問弟若薦袁自如
乎弟愕然已而曰若疏留中弟始恍然憶及爲策黔遼疏也中間
一段云皮島兵宜撤往日毛文龍糜餉無用袁崇煥當必見及此
此疏未下亦未發抄何自得聞於人當日囊草相質出弟之手入
人之目獨其掌科耳而竟謂弟黨袁乎此疏不係機密原可問世
遂梓之集中以視相知而議始息因思金蘭期許何密也忽作背
憎而又授之按劍之前何疏也究竟其於弟無憾或其投合時局

思以取信於人以友爲贅耳是渠非真有深怨積憤於弟弟可諒
也此一段情節同垣多有知者意泰老必相聞故今日作此語耶
嗟嗟弟數奉教於君子矣處患難而苛人非恕也舉公典而濟私
非忠也日者某掌科處危急之中或點綴人一二語以自救卒之
於弟無損也今朝廷大計三載一舉濫佐海內式序而誅嫌以快
執政之欲弟於某掌科乃加一等矣或不幸而撫按劣報弟不敢
匿怨散法區區此心未免不盡白於人然亦任之也雖然弟非好
與時違也弟性樸質且識根遲鈍而又昧于友多不密之言以茲
獲戾當事至不可禱今者一再鐫罰另自有說不止此一事也弟
生平最服翁兄直道或有語及弟者爲白一二語見弟一鬚兩眉
猶自不槁非俛仰隨人也弟且南矣翁兄愛弟以德故敢布其區
區

與饒直指黃山

春明聚首領年兄按部中吳時處分泰靖二邑事卽虞芮質成曷以加茲弟不勝歎服頃聞驄繡之色再焘江北常揚胥屬宇下江干蚩蚩其各率厥土降心比旰而安有寧宇矣更有延令積害經弟釐定者弟行後頗變更不得不奉告翁兄求申飭弟令泰興再月查裁濫賦二千金念三空四盡不能減正加以甦子遺豈其明明侵漁而敢陋習是仍請府道盡已之此項非京非邊非協濟非軍餉迺吏胥取之以果其腹徵而不解則縣胥借拖欠沒之徵而解則道府胥與縣胥烹分之究其作何支用原無正項東牽西扯經當日苦心詳明各院遂慨然報罷諸奸胥不能格也茲者延令鄉紳公書來頌兩臺有檄將天啟六年起至今止共銀若干金加派追解嗟嗟斥鹵何能當無名之誅若此是當日零星之捐不足

恩今日一弁之徵乃重累也以卹民厲民日來輾轉不貼席謹簡小刻中清賦一冊寄覽當必瞭然始末望翁兄查生事作奸之吏治之寧延民感德弟亦可開張面孔對維揚父老也

與李司馬緝敬

南轅之日辱賜餞春明門外驪歌分影別緒滿懷故人天上回首黯然其意原以老親逾七烏私縈抱藏拙南勳尚可惜齋捧往來省視豈期嶺海之命意外相及去秋白下中濕熱眩暈支離殆無生趣具疏仰籲千真萬真未蒙俞允敢不勉鞭病骨從事但蚊負駒促將來不知如何覆餗也遠辱注存感曷能忘或二粵咫尺道義之邦得從二三知己聞規誨差足慰耳翁臺以幃幄親臣作當關虎豹方今鐘簋宴然京陵克鞏旦夕望司馬入相乎鍾昭老久不陪便中爲致意

答李家宰夢白

甲戌春佐老先生下風勉竣計典仰借老成淵畫不貽後進覆餗
比袞鳥南歸畢竟以未了之嫌苛吹不已一再鐫罰尚餘蘊怒某
遂決然有南移之行迺私裏景止宵旦無輟福履增勝中外共旼
憂國之懷知不以山林減至鄉居碩望士紳衿式質成之風再見
今日昔所稱立朝重朝歸里重里非虛語也今啟事之堂六年四
徙求昔之坦衷擴幅以和平養世道之福者誰乎昔人云毛公清
矣偏局猶存山公廣矣兩端不破台臺形銷水火味存澠淄人不
測其喜嗔物莫滄夫黑白絲今追往諸君子一感一心折也捧誦
來函道義之知肝膽之雅淋漓楮墨如奉面談各篇璀璨文厥枯
朽當之惟有惶作勉步高什用寫離衷非訓陽白也別諭謹用服
膺尚祈加餐以需環召

與薛太史行塢

翁兄譽處崇隆風華掩映乘高世之志體絕人之才策奇清漢以
惠梓桑披讀大疏一擊三歎可謂順風而彈雲和之絲者矣某居
處遐逸耳目荒忽一切即抄苦無善本卽如貴衙門代言之老不
省爲誰其他綰封司之綬握中翰之符槩可知也不得以覃恩
之舉仰累記史悵乎如盲子之倚導師知翁臺錫類之仁必能周
旋以有成也倘小疏得旨日關軸譔文略有次第便寓一函以慰
鄙念弟恙幸不至枕席然形骸枯削已減相對之半大都風氣使
然亦無足怪知翁兄憶弟故及

與王太史覺斯

日來吾兩人杖履所得白門山川約略盡是矣翁兄復以筆墨之
靈貌山雲水石爲同遊傳頌布滿長安一何盛也於是友人謂梅

塢之遊清牛山之遊奇雨花燕渚之遊冶謂都不及棲霞數日流
連探討既發其幽秀斯夕之狀中峰一登撫長江眺京口飄緲金
焦若浮葉之點頽波爲最勝謂鍾山鬱鬱葱葱惜殿閣輝煌城烟
紛靄爲山靈滓弟意殊不然夫登金陵者得金陵面目覽山川者
發山川性情必窮幽極深終之以寥廓之觀使川原之起伏迴互
形勝之背向參差畢聚於指顧之間然後山靈無秘奧而吾之眼
界亦始快足而無遺憾昔夫子登東山小魯登泰山小天下相與
指吳門練影如咫尺蘇子登鍾山有江遠浮天之句若止眈一丘
一壑容與詰曲之勝身在山中又烏識茲山面目哉前梅塢歸來
夜經靈谷松影滿衣月色如洗寓居蕭寺覺枕几間尚留餘馥究
竟山陰道上應接也牛首勢拔而峰誦樓閣在樹外空中涉其上
有絕處逢生之景惜面背金陵極遊履所得財前溪一灣雲耳雨

花燕渚之飲歌舞鏡吹殊謹雜無致鳳臺蕭瑟但殘烟荒草棲霞
幽深窈窕中峰突兀可攬顧長江惟南望金陵被鍾山隔斷如漁
人之說桃源可想莫卽凡此者皆領略山川之美而無其槩披拂
金陵之風而闕其全也惟吾兩人把臂振衣從陵後曲折扳躋歷
土乳登峻坂見長杉插天一碧萬頃古藤老樹相婁絡奇形怪狀
如天矯龍蛇之盤舞且土膏膺沃無勾衣之草引蔓之棘松氣蘭
香飄滿林谷雲氣蒸動五色繽紛須臾異態者日五六見不自覺
衣袂之冉冉也已而出木末據山椒酌一人泉俯靈谷道東顧方
茅北見廬鳳西之石頭如鐵軸左旋與江流相糾結南之雨花牛
首秦淮吳冶金銀宮闕琉璃波光俱列爲几案前物倚與盛哉始
信萬年王氣之鍾山朝水護雲羅星拱大非偶然而所謂龍盤虎
踞者寧復有遁形哉詰朝携斗酒上蠟履崖飲梅花石上竟大醉

俯視練湖卽一石一水俱從鏡光中倒挿遊人輿馬之在堤上者如蟻相屬是日翁兄得句更奇弟醉眼模糊步履蹒跚下見危巒不敢着脚埃酒消扶奴子肩徐徐下而昔之主人及同遊者皆却步早歸向窓下作數枕眠也茲遊也王中丞孺初張司成貽白身兵戎禮樂之寄與遊僅一再屈計部靜原籌庾之暇時時同登眺而亦不獲與鍾山之勝然則金陵山川之面目性情謂獨於吾兩人有私緣非耶大詩成帙當視弟以錯綜經緯救余濶略之失翁兄以爲然乎否耶

復唐藩

辛未春辱殿下尺一之賁爰及滢左感念高深爰抒微結敷詞失次追念徬徨思不迯於罪譴頃乃王言如絲再臨白下焜章篚實抉雀羅而問吏隱樂善下交以方古河間東平之盛豈遜軌乎回翔睿集覺風雨爭飛蛟龍並集抗顏楚詞長揖周南反以日星之輝借光爝火夫臨淄詞賦悉眎揚修而某非其人也土鼓迂踈恐終致君王之臥耳無我一傳艱危盡挾隱幽畢現亦云直矣讀之堪悼堪涕運祚之艱庭闈之變雖詩書所載未有如殿下之甚者也然自殿下出之則以歷耕井浚之安爲家法溫醇遜雅光厥金石不足彰先猷而示來茲乎南勳無新頒儀註啟書或僭逾惟殿下原之宥之

與邵處士徹夫

丙子春訪文莊遺集晤足下白門見其氣誼淳明然諾矜重手集先世旣散之緒而整新之文莊其有孫矣頃其兩粵之行道出惠山將展二泉遺社亦不虛百年景止兒輩治戴禮欲延吳郡名士爲矜式門下敦信履義而嫻於詞其取友必相若故敢累掌記大

雲隱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三
約小舟過吳門當在仲秋也

與石太守軫餘

翁兄坦衷亮節不崖岸自異敦大容與人人厭欲而往及臨大事處危疑則挺然不拔舉天下不當一瞬弟每歎服爲不可幾及非謾也頃過武林神明之歌萬口騰傳比於微與吳門無兩直道何常不在人乎西子湖上辱招飲留連達夜分逸情爽氣與波光上下吾兩人心有如此水矣別來過嚴瀨登桐君月色如晝恨不同翁兄把臂拙詩取粲弟秋盡過常玉布帆無恙皆席弘芘役旋附謝釋冊多至數十箱以累掌記恃知唐突

與王鹽道銘韞

票何爲而設也以代引也引不至則商不行商不行則鹽壅故以軍門之票行之果若是也宜票上注明以票代引之故貴道確查

每年應領部引若干卽發票若干於引外多一票私也日後部引至則炤引銷票若無引而銷票亦私也閱部院票上但胥胥焉查餘鹽查過期盡失以票代引初意不獨非體並非立法之心矣鹽政百孔千瘡或爲日後所苛求總其大概票期得法乃可告之部中特與年兄商之查明源委並久近鹽引畫一數目以俟面確

答姜方伯開初

承教兵餉缺額大堪仰屋因思繩之無法法之不行卽三令五申在州縣猶克耳之風覆篔之紙無益也詳批略見大意煩酌定一法法在必行目前給錄一槩暫停先查完欠以爲行止此非吾輩之求多有司也缺額八萬十二萬一朝庚癸之呼何以應之同在地方寧得置一室之痛癢爲不關耶若欲參題容查徃例作區處也

與文宮允鐵庵

久疎聞問怒如調饑白下一函未知達否每念同志兄弟南北差池離合感抱兼之違時累足怯寓長安關西夫子猶然如水投石近得一函見其寥寥數語心緒灰寒似不向清時問處出矣因思今天下事澄清撥挽之任獨筦平章一手吾兄精神識力迥拔時賢斷當蚤躋綸扉支霄轉軸若夫叫關言路僅守虛名乘障邊臣幾同馬走身猶一葉言豈重人仰報君師之任想應知己獨耳德慶至持有雙魚披之炯炯燦人心目茲因柴穎老北上寄八行附候披對何日臨書苑結

與柴吏部穎凡

年翁兄百辟鑑衡千官刀尺行且寄平明而歌式序澄清之典實式賴之矣昨辱潭府綺筵人擬天上歌比空中大是損福事羽便

一函或不至石頭浮沉耶弟十月抄受事楚閩之氛東西並告雕鑿之醜瀚海連艦交暹錯於肘襟獠猺雜夫編氓或言嶺外差安此遙忖之言耳日來拮据圖迴鬚眉欲白幸紅彘怯徙韶警初停始手數行進而請益度此時治舍人裝敬以芟芟貢之屬車近接老師手函明農課子若將終身無半語及世道矣獨是碩果猶存中外共注發抒公道仰副天心終屬啟事堂前責也文鐵老一函以累典記爲弟致意

與施叅將王政

待捷音不至先於疏中附一段入告示不敢隱頃得報少慰東望具見該叅實心任事此掃穴先聲也歲殘節近寇有怠心又獲數賊佯語撤兵而陰用飛耳長目之流躡足騰手之輩入穴取虎以永靖後患在此一舉且吉夢鯉父子被擒渠旣自認緝盜便好用

賊擒賊以贖其子但勿致夢鯉疎虞耳本部院新有頒示凡賊傷職官非常盜比定縛渠首正法始足贖過該叅勉旃以竟此舉卽部弁有功尚欲優勵况該叅乎現餉卽檄立發差官向府具領不拘何項以濟急需此職分當言何取厭之嫌惠潮多事且無遽厯相見之文往返千餘里必致廢時閣事竣未晚也

與沈中丞雲升

出入燕雲曾披玄緒承乏嶺海再傍名邦比於承流之區每佇登高之示自受事來彞寇交訐檄書旁午疎人典劇散料持艱拮据月餘尚昧端緒目前惠潮之間匪茹草竊若仗大邦之靈旦夕擒渠沆可小安然匪賴翁台武庫之餘何能有濟長跼以請良匪佞言

蒼梧道右江守道右江巡道府江道公書

昨見西餉告匱至五萬甚驚異業檄東省司府州縣嚴查則西之缺餉未定致東之留扣滋淆耳但曠餉歲有額解刻不容緩以東省報扣數計之約略每萬一千無大盈縮西省何獨不然則平樂一府之認一千款於數中他府之全無認定尤非法之平也煩貴道括大略炤數認明不佞當檄司歸還原額卽州縣有逋當白簡隨之不令煩再籲矣若西以東之曠餉爲緩而望東以西之額餉爲急不佞原自一視恐東省藩司實有詞耳若曰曠餉因時盈縮難以預定則東省已報之數現在何嘗逕庭是在共事之同心也

與魏學道仲雪

貴道公明造士實實一手紛披雙瞳炯炤得人爲盛連茹斯升宜應明綸用光卿席若蕭署泠泠數卷一榻於世間泊如尤人所難堅去思者已無意於登榮懷伊人者殊增慚於去我三詳敦請情

雲隱堂文集 卷之十六
何能達下筆之餘惘焉若失已煩藩司擬議矣望慎理刀圭勉需
勿藥若使丘園順適可添雲鶴之神便聽廊廟虛懷徐問東山之
駕矣至祝

又

承教便以龔生文輝正西席王生鳴雷爲伴讀小兒其有所矜式
矣附謝時方珍攝不敢再勞但希語蔣南海致二生大槩廩穀之
資燈火之費從優定格若非公之請高士必不屑此况出大賢方
正之門者耶未旣

又

聞貴道之行不勝邑邑已具不腆奉犒左右北行強半浮宅便理
刀圭自當有喜昨晤見神氣煥爽偶爾失調或繇勞積倘蕭散石
湖之濱癯仙且乘風而舞矣長途珍重

與王中丞鄰華

某托比鄰恭聽教訓日者題留劉南韶已具八行奉確未承裁示
小稿繕完先發知在同心也寇源在楚寇禍在粵入春仗芘干掇
少飭無大隕失茲聞夾勦部咨又奉江廣督撫合勦之旨似吾輩
無可解免而粵之兵餉單乏幾竭於前督入征之舉至今礪石募
補未足紅彝又將復來兩總鎮聞其無人西省土官告變賀富失
利弟轄內百孔千瘡爲之罷食如何如何合勦事當作何布置幸
示一言俾二三弁吏各如約摩勵以需也陳鹿老不見動定貴鎮
兵可用若干附賣祈示

與張左江五若

昨土目殺官上屢宸慮茲渠犯擒獲印嗣追還卽具疏入告並載
貴道勞不敢隱也鄭莫彝醜相爭中國不治且莫曾犯順王之英

齊文諭安南擒莫天啟二年西撫既有此行今日黎鄭無惑乎其
借口也鄭樛知遵約束秋毫無犯此實貴道駕馭我兵防久氣竭
是在時時申飭之從來彝迪相攻中國之利不見天啓初石思靈
欽紛然告警乎今穴中之鬪黎疲莫傷邊境固守便是上策蠢彼
犬羊安能使服信義而修敦睦耶莫有一二零彝偷竄內地執而
還之或縱之去若加誅不武且類乘危非所以示外彝服也不佞
承命勦楚將移駐南韶間一檄之至非經月不達知貴道必能辦
此千惟慎重此封疆大事也

復熊總理心開

昨大使至知台臺雄材大略所至無前爰清廬鳳遂進黃麻以撫
爲勦以勦堅撫百勝之算不出握中料十年鳴張豕突今且漸弭
耳受絛索恐後矣望望但敝豫沃壤平原稱腹心重地年來流土
交訐千里赤野又爲秦關首衝屢戰兵疲常公祖新承簡命亦是
空拳向敵倘借台臺勝猷軍聲一振早奏救寧俾大河以北不受
投鞭之恐其所幾幾爲桑梓祝也星巖梵宇精闕壯麗甲南北長
安真稱勝果令循已估工價竣事崖略附報

答陶嶺西虎谿

貴道籌制海藝如極勢一款確乎不易之定論也濠鏡彈丸紅彝
一二艇泊外洋非能爲中國大害若中國絕接濟則守可困備火
攻則戰可勝粵閩已事不居然在乎但澳名屬彝紅爲化外以法
諭澳以澳拒紅中國安於無事彝種自爲羈縻亦不治之治貴道
以功歸澳以賞酬功據其意不過啖犬守籬弄之股掌惟吾絛索
有何不可千斤之賞一骨之投也有何吝惜不佞若鯁鯁焉有欲
商確者則在我之名在彝之情與夫不可長之漸耳總欲以勢控

之一時之體百世之慮也備陳於後尚煩再酌夫澳與紅皆彝也紅猶去來波臣澳則鼯睡臥側營青洲起殿塔分封王子見前制院之牘皆入告之言也近且邸第僭擬番哨入擾方圖裁抑豈容議賞彼將謂制院資我禦紅啓其輕中國之念名之不可者一也中國馭彝當使收功在我不宜推以與澳况去年奸人騙取重債既誘其剖腹之藏道廳挈獲番艘復挾夫五彝之質紅彝口詞具在乞人償之還矢再犯之誓業經入告原未嘗資澳也卽傳諭領紅正責以義非借其力今無故預爲賞格以待之其褻已甚名之不可者一也澳與紅世仇也昔何角拒今何互市佛朗機以女配喚嚙呢王子也不直居停且屬肺腑去年紅彝入犯內奸貪餌爲愚外澳指發爲譎明叻嘗試中國看中國何以處之耳不然仇好不兩立焉有交市數年姻連如故卽不拒之而又毒之如紅彝所

云害我三四十人皆假也此而賞之令澳笑我愚情之不可者一也紅市澳則利在澳澳之情也紅市漢則利去澳尤澳之情也是澳原樂市紅也卽使澳如去年故事聽紅入犯則我當聲澳之罪嚴攬禁絕債米澳何恃不恐澳之情也紅若仍前入犯本部院已修船繕器火攻畢舉檄鄭芝龍付一炬焉一勞永逸極勢中已悉之矣紅又何恃不恐紅之情也我旣得其情安肯予以名此情之不必者一也兩彝本念止貪漢債雖不必有過慮而喜人怒獸匪我族類全恃法令籠絡之耳一歸以拒紅之功則紅歲歲來市澳歲歲取賞中國成何體勢澳彝再有番哨闖入或跳越於法旣賞其假難挫其驕彼縱無言我亦不壯此漸之不可者一也千言萬語總歸以勢控之不出極勢之籌而尊中國之體耳控之伊何曰你夙仇紅今何相好以前私市明明左券昨年紅彝入虎門究竟

何利中國勾引奸人已置重典難道你彘可委不知今後澳當感
中國養之恩諭示紅彘不許入洋求市其外洋爾等所爲前已
聽之今不過求你彘遵此你彘之分也中國也見你彘効順你彘
不遵先奏治你彘其在紅彘中國自有制禦之法

又

針與穴投血見病已解結者雖振衣者領因而應之天下本無事
也以攬論澳以澳諭紅情順體得漢法宣明彘當弭耳奉我縑索
賢於兵遠矣貴道綱目早張規隨無失地方之賴也如嚴比較拏
接濟樁防署清船輪借重立一間架俾後來有所持循知必不以
五日京兆眎耳吳萬和等貴道令抱牘吏送至不佞當召而命之

與劉南韶須爾

聞張弁之失憤填胸臆已移鎮督兵就道矣今兵將不能克敵其
病直要觀望討便宜耳一戰斬首二百次早恃勝中伏明明驕敗
但兵兇戰危古敢將多犯此若在今日更當十分鼓勵死事之憤
當抒解圍之勞當念劉大定保全腰領縱放賊來視此弁殞身殺
賊賊亦不敢屯韶功罪何止什百劉良將同開祚出不援而返成
何法紀因其有功於連姑行紀過詳中不可不一拈出封疆死生
之際須斟酌服人耳漸聞兵弁有遲重意若因之戒張劾劉後漸
不可長矣途次遙測不審彼中何似

示兒沅

據汝所言良是但須着實勿托空言古人云埋頭是福退步無災
赫赫炎炎不久隕失自我到粵回首高堂萬里縈懷百情俱漠焦
勞中外日夕徬徨偶有薄書之暇息影攤書破除煩苦在動求靜
在安防危集木隕淵如對彘寇家人至彼想當聞知又吏治貪汗

人情頽詭登堂蒞衆省已告天此天之廢我以名勞我以實付心
度理或無大咎但世路悠悠安敢自信幸入春以來風氣柔善身
健於昔家無大小俱獲康寧得報知汝大父大母獲沾天祐順志
承顏非汝何望汝須深居簡出養身閑家擇人使用勿招浪客至
於提醒小心恭謹禮貌待人寬厚深揖俛眉凝福之根立胤之道
任中汝弟姝漸能作語差足遣抱並附汝知汝當挂之屋壁時時
在目

與范大司馬質躬

白門數月辱台臺肝膽骨肉之誼可謂敦至昨從海上讀大疏炳
炳燿燿中流一柱道高得謗節危彌堅固其宜也某硜固無似植
小根孤豈意飄風吹蓬遠落身遊雁外人傍火居異氣殊方顏消
骨頓兼之山妖水怪逼人錯處日來東補西救手口交殫復以南

楚之征偏責鄰壤封疆遐廓風雨時來終其永懷伊于胡底別來
二載纔手一函忙裡居諸約略可見至山雲海烟不堪持獻或故
人所原聞卜居吳門倘有便風勿惜珠玉

與同里明經宋雲浦茂才孔謹吾韓秀宇路正路楊輝之諸
子

朔客越轅至於南海身遊雁外人傍火居異氣殊方顏消骨頓我
之懷矣自貽伊阻又何堪爲故人道耶但回首河梁寄心梅月幾
何判袂忽已逾年思從中來如環繚繞敬將尺楮用白遠裏想知
已山中另有安閒歲月石渠弘業亦復寧遠致大甚盛甚望百粵
古夔州舜巡僅至召履初經當其譯還尚須南指不佞魚魚鹿鹿
植小根孤豈意飄風吹蓬遠落地無十里海則漫天鑿齒雕題乘
波舞棹貪漢貨物竊漢子女山妖水怪錯處逼人內穴外勾牢如

雲隱堂文集 卷之十六
鐵甕三尺不能破也日南九真名隸外臣身受戎索久逋今貢譯使初來而匪族野心盜美戈矢一藩之外誰保爲孝子順孫耶且也百辟俱南師中專北鳩詰綿蠻乍聞耳格陰柔熱譎對面淵疑不審何緣遂造鬼國日來左支右吾東補西救手口卒殫鬚眉欲皓復以南楚之征責及鄰壤晝臥蠻山曉儕弁服白面書生幾曾問金戈鐵騎悠悠遠塞渺渺愁心尚未知何時是了也少年覽古曾懷萬里飛揚中歲服官始覺玉門酸楚別來數月纔手一函忙裡居諸約略可見正恐高人聞之便欲焚棄筆硯憚進賢之崇人矣雖然不耕不狩田書課頴木天署中猶堪混迹是則可爲也旃旃清業以慰遠望空函附寄轉盼鄉闈當緘小敬統惟炤悉不旣與程大司農我旋

台臺竣品山凝閣猷斗揭籌度支以佐軍國卽廟社實式賴之某

承乏南都飫聞教益頻行過蒙光餞啣感明德永矢勿諉頃待罪嶺海捉襟露肘仰體籌精遠略每有額解俱督司件件足發不止如期而且過之矣但嶺南萬里烽火滿途以粵之蚤僅當他省之遲此則地實限之台臺當鑿此中司道一片苦心耳粵兵鼓譟粵餉積逋徃有叅規今請復舉皆萬不得已伏祈蚤賜覆題以救遐荒溢地浮餉以供兵食歷來已久并祈核免事在疏中不敢饒舌

王操江孺初

金陵數月辱年兄肝膽炤徹如飲醇醪且瀕行之日歌驪江滄雲天高誼感念勿替迨齋捧歸里不圖有嶺海之役祈身未遂勉用束裝原擬過白門一展夙愛奈賤眷怕見長江紆從浙河冬初始得抵粵卽值寇燹紛至靡有刻寧迄今五六月強半行間與執及伍一付懶骨投之湯火開淺疎慵定知覆餗翁兄何以詔之承諭

雲隱堂文集 卷之十六 五
龍令循良之品業題上駟不知其爲姻切也阻滯炎方不能作一字上五雲罪慚且死台望隆重入正揆均想在旦晚間有遙爲拱所耳

答劉南韶須彌

此番寇入調防事都無錯只遊弁恃勝令人恨極然此恨只吾兩人知之不便出口隳後來將士敢戰用命之心耳恃勝驕疎古戰將不中此則不敗無殺身喪元之事不盡關衆寡強弱也掩瑕錄死爲亡者恤爲生者勵想當如是若年兄守城之功妙在持法如山親身先人義激同城相與効死卒之大兵續集賊自膽寒各城歸然寇遂遁去解圍驅寇聲勢在兵而六晝夜堅持根本鎮定諸邑則實實勞苦功高也寇入內地二旬不佞敢寬調度之過然在弟則不能解免耳

與張左江五若

彘犬羊類不解之構兩利而並存之邊疆之幸也借貴道彈壓消弭良多夫黎敗鄭狡拆矣莫卽窘而思竊其猶呻唵之餘也檄邊將飭防想當無虞在貴道三申焉請封尚未見消息也

與陳中丞鹿萍

屢聞兵威大振桂陽賊想根株可盡抉也李林二弁從宜入臨施叅久屯天鵝嶺候進勦矣某已屆乳源去宜臨咫尺庶幾奉鞭弭從事不腆粵旅在連三千在宜二千在乳二千盡行檄發若仁乳樂三界有各把備屯兵策應並駐各溪上流昨上馬墩賊已勦否若需粵旅其當另發一隊以供驅策雄師所指何日可及二源並希示調鄭芝龍兵係仲春札中語今林兵六百卽其兵也附復不既

與王中丞鄰華

頃寇分道入犯連韶兩路擒斬有差賊不再戰而遁皆席聲靈指畫惜肇弁以銳得以輕失兵之言慎自古志之矣大疏中尚望一加發揮俾後來用命料淵謨蚤及此也頃奉旨速勦弟念寇衆則勦之力當合兵齊則勦之局不再但四省舉事勢譬連雞陳鹿老實主此局台臺爲東粵領袖何以蚤籌畫俾兩粵屬鞭弭以從事行間耶弟駐韶州月餘矣沅州期會杳然轉盼盛暑或夾擊之師猶需秋後乎粵兵卽劉道監紀台屬一時多才如雲徐亮生洪州一談知爲海內豪傑而胸中武庫森發足襄盛舉今不審監軍且誰屬也臨書待命

與熊韶州守

韶圍六晝夜寇無所不攻我無所不備以張弁兵至纔引去黃村一捷舉國歡呼皆欲盡賊而返誰有勸該遊持重者乎詰朝再戰而死或尤其輕愎夫輕愎信然一段勇往血戰之誠不可沒也力士死鬪壯夫死敵惟偷生則全軀耳智勇謀略未可全責行間之士也抵韶望黃沙戰壘不覺涕泗交披細詢其事陳王諸弁冒嶮捐生依稀臂指之風近不多得本部院親製一章貴府其率文武將吏赴戰所一奠祭文附

與倪太史鴻寶

弟每寤言酬對必誦服翁兄救時第一手翁兄之在海內星岳也人皆見之而亦有失之目前者弟景止若或私焉至讀其言怖若河漢健羨若朱草異雲其文史其義經而人之附一言以炤耀當時聲施後世又豈有旣哉長安把臂曾爲老父祈傳翁兄則旣諾之矣諾則望望又不遽請知海內之所者賒而記史云給日不暇

也故足欲前而次且者再雖然奉知己之諾終不獲肅志盥手以承嘉言是以家君之行當翁兄不朽之業而失之析薪不苟悖慢之行也爰從倥偬中勒狀布幣再拜遴价而致閣下終前請焉翁兄其終踐之老父再逾年八十矣聰耳明目直幹便腹不醫不杖每晨飭携友人步東郭達澄上課孫問圃日作數里行不倦未刻命酒猶能及夜分此天之所以私不肖弟而不肖弟之所以仰於人者翁兄而已矣家乘附上以備採擇倘得名篇式厥子姓其自賤昆弟而下拜明德世世矣

與劉潮守長石

頃聞新命甚喜海上多事番哨頑逞紅彘伺隙內地之奸鬼蜮爲徒防汎之兵猫鼠成習內不清而靖外與備不修而禦彘猶之捕風也目前直指按部竣事望貴府式遄其行蚤操濟海之楫想從今收拾已覺後時再或遷延不免有誤非借材根本之意也不佞駐兵韶上會勦無期不得已倒主客之勢以促之似未能及時共舉因省會人心皇惑久於北徧非計也暫返端州若高賢蚤受事不佞北征之行免致却顧所裨地方非淺矣

與林撫軍澹生

某疎拙紕繆不適於任况丁多事補救爲難幸借左右提携庶幾免於隕越聞命之日不覺怵舞勦事楚爲主近奉兩廣贛沅搗巢之旨或因兩廣近寇巢未便倒持其柄也然聚毒在楚剝膚在粵煌煌明綸焉敢自後昨某移韶聚兵至七八千或可旦暮竟前屆期會不至暫返端州尚不知何時策力畢舉也陳玄老督兵解圍任事之勇一體之誼令人下拜今復得台臺振作於上將士壁壘煥然改色倘合勦期定兩粵出兵路東繇連州西或繇道州耶須

未事兵將聯絡庶臨時可聲氣呼吸也道州去二源倍於連從賀
富達連山有小徑可通來往未審確否希查示昨檄下諸將擇詳
中有名此遠度非敢定也若某出勦某固圍或先守後戰或以戰
爲守台臺主之某不敢預入楚行糧卽在楚曾咨行否桂鎮咨至
卽差官促之矣附聞

答葛直指介龜

某忝疆吏未効救寧慚切五中敢當台注惟有披對惶慄耳楚寇
黨羽漸滋烏合未固搗巢之舉速則易遲則難但韶衡越在千里
外不及一痛籌爲悵粵兵將布分既定其戰兵如施叅所統惠肇
銳卒瀧水精騎並林宏部下殺手近三千人可以辦賊已飭將士
偵賊閱險休力聚糧若賊在連樂百里內不俟期會捲甲疾趨以
殲之卽裹糧三日無難也若在二三百里外粵不便以偏師深入
持糧不過五日運糧不通舟車楚之行糧憂憂乎其難之耳頃歸
肇收拾澳藝業嚴檄兵將并陳中外近狀以慰懸念

上清澗老師

老師直道砥躬昌言救世爰持清議屹柱頽流宗社奠安人心瞻
仰是天之所篤生而阿護也熙朝養晦遜鳥東山乃衆正皈依中
外想見司馬之一出者匪昕夕矣孟春從天末得啓事之報喜動
顏色比往候陪京聞其無聞入夏再見溫綸知關西紫氣行炤白
門矣謹薰沐稽顙致賀因追念戊辰絳紗之侍于今十年兵火阻
越缺焉鱗羽若師臺蚤出踦進猶得於金陵或不材淹南提示更
深于鼎呂茲乃一麾嶺外望絕五雲心邇迹遐愜其望矣兼近日
楚寇海藝紛然見告交趾用兵半載震鄰號號中夜徬徨大思隕
越伏祈老師進而教之俾得奉行以無玷門墻有大願也臨書惶

八

復陳中丞鹿萍

粵莒邾也實傍洋洋大國頃以楚醜號號震鄰再厘明綸俾從執牛耳者後爲堵爲搗其敢不肅將天威以共令于下執事旣得教卽令監軍道候進止某返棹端州在五月望日伏念是役也楚爲主虔主客半粵則鄰國偏師以供台臺之指揮者也台臺蓋世魄力四千精銳何有于么氛旦夕取捷音以慰下邑下邑之望也虔院新掃妖寇乘勝軍西指簡將授旅及監軍道皆一時斌斌之選未見台臺拈出知必秘筭聯絡以成共濟之靈而鼓仇澤之奮不尤同事之望乎屢辱示俾把守連乳仁樂隘口勿令逋逸敬奉堵勦爲金石以堵成勦爲台臺固釜魚籠鳥之防而成台臺斜批直搗之略也惟命示以搗巢巢何在四面促之兵何日齊亦惟命但

悉索二三銳手以綴偏師于麾下亦惟命薄有孱旅則旣陳之境上矣矣台臺與虔院之呼召若寇在今日先巢乎先外寨乎泛而逐之猶搏沙也粵遠不能知知之以台臺之命敬復明教臨書惶悚

答陶海道虎谿

前教頭頭有緒先內及外以次窮訊其事自明澳彝自當貼服無如奸攬忌成樂禍此輩小人不自斃不已不可無以處之貴道當有妙用查七年以前三案不過我拏番哨番哨間一傷兵可草草結局此番居然傷兵破船漸豈可長大約粵人苦番哨入骨而句引其根也奸攬爲最恐有借之入告者此日化大事爲小事在獻彝正法正法不論多少卽五六渠彝亦可但伏漢律始償刃兵之慘尊中國之勢若在澳中聽其自盡恐貽口實總在不可知之事

矣非所以令外彘也又第一先查載貨何人令敬庄供出戲彘女何人令翊宇供出先治此輩以服彘心亦不可少此而不問澳事紛紜未有已矣不審貴道以爲何如

與徐副戎之龍

聞該副牌留防揭之兵知無他意或慮悍卒意外耳但朝廷養兵置將東西南北惟命若動以鼓謀脅持進止自如積漸養驕何以殺賊大小將官皆受制于下成何法紀除施鳳領兵係營弁面審自供願往碣石者其黃夢麟等一百八十名原係水兵夫肇慶水兵原供防勦之用不然肇內地置千兵何用哉且防碣亦廣省近地小船往返二十日可達豈強兵不堪者并屬王綬問明發去今夢麟以掠盜通同把持陰陽變幻尤爲可惡若敢任意反覆叛亂之徒留之何用况百八十人有何難制今將陳壯英兵八十名付

該副處治黃夢麟兵一百名付黎叅處治該副集黎叅秘出本部院牌札商行務要炤札機密行事不可失誤此日本部院之諭二將卽他日亦可入告堂堂粵中外彘內寇方在勘定而二三驕卒不克制之何以威外之不用命乎並無札與黎叅卽煩該副商畢以牌付訖便分頭行事旣在該副該叅信地卽以此爲責成矣

黎叅調陳壯英兵集一處召黃夢麟兵另一處

各用該副該叅意諭以朝廷養你輩止有

勦防兩事以三年肇鎮食糧之兵一朝發你防汛卽碣石寨猶廣東近地民船二十日可往返雖你家在虎門幾曾兵士坐家食糧不出外防勦者况你也是虎門百姓若聽你自己揀擇有此法度否再四替你等想算你等當遵憲赴防爲是若糧不足替你說風色不順就廣州借糧一月稟部院亦無不允你等須遵守紀律共保身家庶免後悔倘各把兵果真心悔悟便令靜候請糧越二日

以部院牌催行糧卽炤牌支給督行此上着也倘各把哨兵隊逞
悍執迷便姑許以申詳留守或分遣回家或分發別哨船隨機布
散先將陳壯英黃夢麟等拿了送監其各兵炤兵冊分捕敢聚拒
者殺之擒則送府縣監候縱遁去一二不妨也養兵不法不如無
兵先制吾之不用命而後可使用命兩將不聞之乎或謂兵士衆
把總無如何是何言乎黃陳二弁明明劫財與兵猫鼠又變幻刁
挾該叅稟中不言之乎千萬慎秘勿露左右卽去役亦不使知施
鳳兵原無失紀該副另諭遵行

與施叅將王政

該叅部精兵三千駐守連州卽繇連州出擊二源仰副搗巢明旨
此勦之主兵也目前宜安插卒伍休養全力簡練精銳繕治器甲
第一與王知州商確用徭人布間諜作嚮導親領心計把哨旗隊

審視地里遠近溪峒情形部落聚散使賊在目中臨事可成破竹
更須通仁乳二將以聯呼吸本部院檄西兵已至賀富矣埃出全
州之日方可進戰但我兵齊心一志賊自不能當官軍萬一也望
懋建奇勳以膺特敘

答劉監軍須彌

陳鹿老請兵之咨已錄附覽矣頃接來畱猶前之無定也李景風
住桂陽可與透底言之或備行糧本色而取銀于粵不取銀于粵
兩言決耳若取銀于粵卽計兵送銀宜桂貯候用過消筭此亦無
可如何事林宏戰兵非守兵久于韶非計也昨宏之策曰埃兵合
圖賊賊死戰未易與若我兵先以銳卒擊其不意可大勝且樹威
而張先聲亦兵家一班未爲非也况李相峒兵摩勵奮往願當一
戰卽令與林弁犄角未爲不可狼兵敢死闖往往用爲前茅總在

年兄相機行之果出奇兵先計裹糈勿靠楚餉所以然者因各將
勃勃欲往且師老可慮師老者非糧殫兵困謂其不鳴不躍則人
心懈耳李相檄住黃村極是林宏宜休樂昌若露師于外賊聞芝
龍兵且遠去宏不能得當以報又豈能淹時日爲戍旅哉此段議
亦馳書與施叅王守言之俾圖進止我兵力旣厚守中之戰自當
參用然兵難遙度王守深沉有略施叅更足副之自連陽至滇峽
塘兵年兄急爲布置庶兩路呼吸可通矣劉宗勝陳懿政卽另以
材官代附復

又

楚之役沅主粵客客視主進止者也主兵強則相依和則共濟不
然不輕徇也卽今沅臺約年兄至樂昌宜應之但詢沅撫何在楚
東監軍何在沅兵四路何屯卽不便詢沅臺詢之李景風可知也

若果緊緊湊集兵整謀預賊聚宜章百里間以粵兵疾出擊之其
可也但出擊則林先鋒李張緊依作左右翼進不過三日退則一
日可返所謂操縱在我把柄不寄于人以戰爲守之定局耳設賊
散且遠沅兵舉棋不定着手顛錯渠卽檄催年兄但婉詞應之可
耳我之令于士卒曰戰也言于鄰亦曰戰也至路將秘商則以守
爲戰勿俾士卒有懈心其復李景風書中當道及韶屬虔制虔方
申飭沅咨言堵若移師出擊亦須虔檄所以刺其始終不用虔兵
之失渠將何詞以應兵者利也得利則趨不得利則止不見可成
何事出境此皆在呼吸變化間年兄主之非弟所遙制也林宏山
澤之雄無禮義之習卽言語粗硬朴率此猶藥中厲草善調之亦
可爲用移臬屈台俸或有後命姑俟之從初四日起但發貴道公
文俱編號備查矣

雲隱堂文集卷之十七

相州 張鏡心晦臣甫著 子潛編校

書牘 三

答馮奉常鄴僊

年翁兄氣骨嗟峨識力挺拔以昌言砥頽波譬數圍之松枝幹拂日十步之雀不能上或集枳棘中望而噪之耳弟從遐荒外捧誦報章歎服而已獨是白面書生未嫻軍旅勉強臨戎規恢不效瞿瞿焉將不免旦夕隕越矣張子三吳名士作令海外子惠亮直不負尊函獎借附聞以慰遙注

與陳直指立文

兩粵督撫軍餉二萬解京濟遼東西平認行之十年所矣東用各營報曠約略統一年計之什可得一西無報焉夫兵未有無曠者

西不報曠致東留西折糧扣曠去歲西省缺餉大呼職此故耳某檄西餉盡解之西西曠仍查之西清出頭緒解額可完也大約炤東省報曠之數行西省平樂扣曠之法原檄甚明乃潯平等府遂申扣見伍兵糧大失原行初意矣或因未經司議各府罔所稟成茲批西藩司與各道酌議適中之法爲長久計西省濟遼一萬合三項始足而曠其一也附請不悉

與趙化州守

昨敝年家及舍親書來具見緇衣之好化州石城二地與西粵錯處龍山賊時出掠宜鼓用徭兵毒弩手制之此中盜息則民安循治思過半矣又陳鑑一案郡丞頗見風力鑑大不理于鄉此生曾謁不佞黔滇道上然萍水之逢也傳聞自詡不佞故人夫故人而武斷里中則自絕于清流矣法理二字有司執之而已矣勿聽其

借口此知

與施叅將王政王連州守

朱崗去寧溪咫尺入巢源亦咫尺李荆楚與別賊貳勢可圖也其寧溪相近之賊可有若干有城有嶮可據有羽翼可相護否若出不意攻不備疾起而擊之一日可至二日可返乎經繇之路有可伏埋可隄防乎若可行也沅兵將集之時賊無挺急之橫而有猶豫之心正其機也該叅該州其悉計以報是役也憑間謀行掩襲破其堅取其渠上也披其枝寒其心次也進不過百里退不過二日敵不能我持也北路塘報並道揭附看

與劉監軍須彌

林宏所稟亦是渠任前茅李弁自當緊緊相聯但再請兵數百現在止狼兵耳兵貴精勇又貴熟習原不貴多多而不相習不如六

百之爲愈也年兄相時勢緩急如沅撫已至郴州進兵只在目前
可確示以便移鎮總之兵守則尚易進則宜慎首尾相應各弁當
同心不得着一毫偏見也沅疏付覽

與李叅將相

昨張弁報至可詫異故有前札茲得附林弁收功卽失去一二把
弁無妨也總之兵宜立起主意鎮定行之李廣精悍殊常故能縱
橫出擊不然程不識終正法耳戰時休言撫卽乞撫且勿信功次
不日具題發去銀二百兩核賞又發一牌將肇兵不用命者立斬
一二以作之氣該叅老成經茲一戰當以嚴翼從事尤要與施叅
和衷計議其成叅已檄之矣

與劉監軍須彌

兵聚則壯分則單我兵以連爲主卽出宜章各兵究竟亦與連聲

援作粵東一路兵勢重大而所向可無前也若欲粵舍直搗賊巢
之路舍首尾炤應之局分其兵而之蝦塘之猴寨自不能作前後
屈伸左右羽翼孤軍隨沅沅可恃乎年兄所答極是只管拏定主
意應他不激不隨或李景風尚可商耳千里外據來教與各將稟
揭忽此忽彼尚多參錯年兄其慎圖之

與王連州守

早刻發一字正商乳樂與連州合兵進勦事得揭具見同心卽如
議行但偵探一事該州另遣心計人隨徭親看一番勿畚憑徭也
檄道將輻輳不佞亦卽移鎮矣藍臨行糧沅撫道已確確認定臨
時向楚支取或不至違背但我之供運亦須整頓萬一楚餉不湊
我兵能束喉以待乎有趙倅職其事令備四千兵一月之餉以待
進勦

與陳中丞鹿萍

粵以莒邾壤接大邦草竊弄兵逼近連韶勢則齒唇共利害于一武疆爲楚越判賜履于兩分幸聖朝遠見萬里界台臺以師中聯合三省共圖殲蕩聞命之日悉索以應想幃籌已定鞭弭方長贛江兩粵等處應遵旨各備兵若干移鎮何地監軍道何人從何路出以何時會知必俯示畫一以便從事先是三月中寇犯連韶借庇兩路斬獲四百級被劄而去某於孟夏一日移韶上粵兵陸續調集西直指陳玄老手札往返業督大兵從全州驅賊而出贛江之間想亦整搦共舉夫賊衆則攻之力宜合兵齊則勦之局不再或台臺之期會同盟尚需時日乎肅穆以承崖略先請

答徐嶺北亮生

楚中勦事人言紛紛其疑信相半得台札乃益信二源根窟務必

蕩除乃爲撫局所壞徃於名而怵于實曰未可輕動也此何言耶至賊以五千金輸軍緩兵此何爲耶將官飽賄而爲之請如明教所指此又何爲耶中原尾賊拾金病沿膏肓楚可再爲之續乎翁兄義憤所激可斬一語正論凜然鬼神當聞而禱其魄矣某此行只因明綸嚴切本兵敦催寇犯粵疆雖各城巍然而掠野殞將亦不容逋死之仇也除害莫若決勉悉做賦爲雉獮計不料主人擇便容兵誰先倘借翁兄戮力糾合殲此巨窟以靖地方則鄰疆安枕某願已畢何功之言此有道所羞也今粵兵已發如矢在弦豈能久待只求東道主持一轂之旋四省爲衆輻之湊其濟則楚之福也鄰之功皆楚之功也重望如翁兄以威德默奪其間南風之競或可立埃矣辱知己之存敢不唯命中心藏之永以爲好

答林撫軍澹生

承諭具見精心遠畫洞達楚中情形如指掌矣二源寧溪大賊畢聚與連界五十里粵兵摩厲以需必欲通赴郴桂則中路合四路之兵而兩粵三面有示瑕之象日後誰有爲粵任責成者乎不得已分乳樂兵應之亦作成叅遠出之舉皆出苦心與高明所見同總之舍大賊不勦而問散賊舍勦不先而先撫賊似於著數終有碍倘得陳玄老一商確共舉則萬不失一矣某移界上視師但南韶道轉臬司苦以病請題留未覆尚覺徬徨然事屬難委業強之視事如做同年唐監軍何可多得札中爲致意

與陳中丞鹿萍

前承台教卽檄兩粵兵林林陳諸界上矣某誼篤同仇仰誦搗巢之旨實慄慄無頃刻去心也但熟探賊頭目盡歸二源及寧溪一帶明綸搗巢正指此擒賊擒王台臺疏中已熟籌之連之朱崗

去寧溪所三十里去二源僅五十餘里出境卽戰場舉兵卽對敵故搗巢在粵惟連直捷扼要披其根則枝可剪也伏候密訂一期大旅從何日入藍臨東粵之兵卽刻進發與西粵前後相望聲勢相聯一舉破巢以報明旨當在斯矣若仁化樂昌乳源延迤數百里嶮隘處處當防駐兵堵禦何敢弛備若仰借芘破巢後連兵卽隨台麾以捕餘賊不敢以未了局端累大邦也語語肝膈惟台臺明而熟計焉某于六月二十日移鎮前旌何日抵郴桂王鄰老移鎮何地並教之

與王連州守

粵兵再挫賊銳其氣已奪故易賊愚而合効力死守故難雖然旣悉其情其進也慎其攻也速防伏破嶮勝筭自我操矣本部院駐乳凡露布俱直達勿紆道裡江也

與陳中丞鹿萍

側聞台臺布搗巢檄不覺踴躍前發某奉搗巢明綸不敢輕視又督鎮兵星夜前進直抵界上排布合局夫兵至萬餘將分各路聯絡聚散之間稍有觀望必至誤事見行牌進宜章候令趨擊仍以一大將部諸弁使首尾左右相照應庶有濟乎此區區之愚仰佐台籌未審以爲何如也

與林遊擊宏

該遊突圍力戰絕處逢生遂收大捷可喜可喜連兵深入賊峒其速合施叅成搗巢之績發去銀二百兩示賞容功册到再核給也昨張弁報殊不確故有前札

與李叅將相

沉虔之局漸緊粵當有以應之矣時未至不敢先時已至不可失也該叅兵近一千四百可成一軍出境况林宏任前茅儘可殺賊自効汝兩人前後則雁行左右則翼張勿離遠也至囑

與王連州守

繕書將發得郭衡倅報李林二將戰小田焚三巢擒斬千餘級兩弁奉令前如朱崗會兵矣本部院遵部咨于六月廿九日報進兵林李之功亦卽具題連州不令監紀隨去以有該州在也該州有籌兵才惟施叅可任大將林弁能戰李弁老成該州連合炤應萬分慎重其進防伏其勝戒貪偵一步攻一步徐徐鎮定圖之但兩粵七千兵一舉破巢可幸結局卽有一二逋逸留一旅助楚協捕可也惟加意

寄兒溯潛

駐乳源浹旬矣乳源在端州東北一千里其地崇崗環抱劍嶺插

天野署坐臥皆可領略山光頃復日霽月皎天朗氣清樵童牧豎
巖岫上歷歷可數旦起著衣冠視事羽扇不揮夜擁雙衾尚有寒
意轉似吾鄉八月不意一省中風氣不同乃爾其民質樸少營城
中不市語言清楚諦聽可解去楚藍山二百里韓文公兩來粵中
度此俗所傳藍關也詢之士人咸云每歲或雪深尺餘亦一異也
西北九疑虞帝巡蒼梧駐蹕今爲寇窟官軍四面攻之再西北衡
山迴雁峰立馬山頭可望鉅閭柝靜尚堪展卷遣抱不知身在鐵
甲林中也粵兵初出被楚人勾入詰屈絕峒其素憚嶠虎而以其
難貽鄰者林宏突戰破巢俘斬六百級賊望鄭家軍卽啣指退畢
竟名下無虛李相俘斬亦略相當損傷兵九十名今俱入連州與
施王政成大用會突施成將略在林李上度十九日兵齊可直搗
二源大巢戰攻消息或次第有報也乳源外有徐副總劉監軍分
布扼要樂昌仁化俱有守兵長安邊警欲動枚卜不下聖意不專
在詹翰一途家報至闔宅康善景兒作字如蚓寄一紙博笑疏草
二寄閱

與唐監軍梅臣

年兄公忠沉毅真大豪傑作用甚服甚服茲有確者兩廣贛沅速
行搗巢此明旨也會勦堵勦亦明旨也巢指二源真確可考會勦
勦堵則堵之界上以成其搗巢耳兩廣急鄰何分二眎但東粵不
得舍連州一路直趨桂陽開內犯之隙今以徐副總施叅將林遊
擊李叅將四枝兵緊促二源成叅咫尺寧溪自當接應昨該叅陳
勦桂方略未爲不是但要着實與楚旅殲外逼內以扼巢賊若久
駐藍山倚城而戰始有寧溪之約旣懷觀望之心殆不能爲該叅
解矣弟駐乳源畢竟尚隔九十里年兄眼到果有確情幸教之

又

頃得年兄教不覺歎服今天下只欠實心作事耳如守道之言是何言也楚中主意只欲以撫了事而撫可求乎撫可籠絡乎鹿老持寬大於上各官弁人立一心不相聯合打筭此等局面無論萬不能濟卽賊可情論撫可草結而歲月遷延在主人則可兩粵各有信地兩粵兵萬餘張口待哺可久老鄰中乎頃接楊文老書奉旨調鄭芝龍協勦以曾纓監軍代蔡道業奉明綸沅院亦云不必調也粵東兵七千俱繇連入大橋進圖二源似乎成叅不必住藍山徑合徐副總繇寧溪搗巢功可次第收矣完吾搗巢之事便具疏入告留兵二千餘隨楚結中路撫局是吾輩報國癡心忠鄰至計早得撤兵所省不旣多乎非不知二源難攻遂認其難但粵兵壯尚可自効不比楚弱粵西不傍粵東蚤收一體之功而恃悠悠

水火之藍丞曰候楚兵攻源也年兄看此等撫法何時了得中路且尹弁托病楚中若失左右手吾輩等到何時昨林李一戰受楚中行撫之誤斬級千餘自損近百荼苦之茹啞口難說所以各將決意自進不願與楚共功是役也弟籌之再矣凡爲臣子只知自盡雖人謂我輩有認真之呆不計也陳玄老一代巨眼必看破此中光景尊意若何望年兄教之顧村之防與前札意合可見吾輩所見略同施叅已進大橋林宏佐之徐之龍李相緊緊相湊成叅來寧溪儘足自成一局何過慮焉

與施叅將王政王連州立準

昨日發一札與來揭正相合且獲賊供吐了了賊在目中也大概四路之兵勢合則張心和則濟東兵雖銳當善用其銳龍泉大阿輕觸瓦石未有不鈍者矣西兵雖弱爲聲爲疑卽草木可兵十夫

撓鎚積羽折軸鄰亦何可少也故分檄諸將帑札叅謀誠懇其慮之寧遠道州西粵一面也西省以成弁隨楚若我直逼二源賊潰西出剝我制地楚謂不候兵齊邀功以致走挺亦其情之必至也得無慮乎叅謀隱現揭中實獲我心頃再咨三書催請沅兵不啻其卑詞厚聘想他口中也說不得一不字審若是也同仇可待獨拍且停也料數日間鄰兵小集約日既定我兵自成一路或兩粵緊緊相挨以爲率然彼亦無所容其混忌矣其沅虔監軍監紀都要和衷共濟昨林李千功彼何曾泯没乎軍中貪可使詐可使驕亦可用弱亦可用寢驕者以不驕消忌者以不忌大家鼓勵大家含忍大家炤管破綻從何處來卽如一功一級一奸細俱報沅虔各監軍昨李監軍曾將牛寨中路焚勦各册來報可知我軍中之報愈不可少愈不可遲何也入楚地殺楚寇不令楚知何心乎

功級多則駭駭思勤之矣此今日廟堂之見也若粵功楚票百疑俱釋且報之尊之也焉有共事軍門而可曰吾行吾事與若無與則今日之畏懼與兵爲誰乎本部院心事只求濟得國事靖得地方楚平而粵得安枕便是了當所輕者彼已之是非所略者口頭之戈戟願克廣德心興懷同澤時時領解此意則得矣

與施林等諸弁

得報知成叅入寧溪兵可進矣謀之三月舉之一朝賊卽衆非我兵敵但防伏爲要四將須成率然之勢卽分路不得過五里使金鼓相聞也

又

初十早得報甚喜沙嶺大鼓之戰皆穩著紫獠源之戰仰面而攻扳緣起伏其難在我非假風火之靈何以奪賊之氣該將之功可

雲隱堂文集 卷之十七
云直搗中堅矣貢成謂該將不候兵齊進擊夫候者候之進兵之始若對壘爭先呼噏中變何容稽一刻也但兇渠不擒滋之爲患便緊緊促之使困獸就縛也

與劉須彌唐梅臣兩監軍

粵以急鄰之義徵兵萬餘分道竝進猶不免左牽右掣憂讒畏譏可謂力殫而心碎矣弟露處郊原猶是粵之北履年兄匹馬風塵身儕金戈鐵甲遠客九疑馳驅之苦北山所以賦獨賢也中秋將屆旅况難禁笳笛林中自不妨登高命爵致一片佐行間之飲

答徐嶺北亮生

中原勦事一不審患貽十年八省楚氛岌岌其燎方張卽廟堂亦動色而求矣某始終主急二源之議或者疑私爲連計今二源破後不二旬湖湘底定事自明白易見而粵不言功何也有主之者

也若言功則台翁內扼咽喉外張屏翰孰有戰守交資勦伐峩然如宜邴之行者乎至洞識決機他人不知某在乳知之且感之服之也奈楚中口語紛角若不快然于鄰國者成大用一詳憤言搏擊過傷楚道廳幾裂防維某切諭止之據稱通詳各院不知達鄰老否誰爲致之此同事之耻也辱諭何敢當痴心任事人得免罪戾幸矣至趨向之誠積于往日繪日者不能繪其明小疏中自當宣揚盛美讀大詳字字實錄兩粵疏中不敢專二源功初八一戰留待共事者榮施細閱小疏自見乃台臺不居而曰兩粵分功楚肯聞此語乎又曰借撫護巢賊歸如水力請芟除始告終事此真一勞永逸深計遠見大忠于楚者楚當下拜其得猶存諱疾忌賢之見則惑也使旋率略布復

與東西監軍道

二源實剝粵膚粵之圖賊何敢他諉昨兵以萬計餉則自齎貴道
遠出楚南蒙霜犯露亦旣殫厥心力王連州駕馭犴種分布偵謀
邃密罕至之巖嶮歷歷在目使賊羽翮全刪腹背橫裂可謂謀之
數月舉之一旦譬夜望蹲虎精氣迸發一射飲羽非石之易穿也
日來大渠俘斬東西共得十有三失水之鯨螻蟻制之毛俊司居
然以首功報韶乳士氓歡呼若去項瘞喉梗而衝永散寇風旋草
靡搖尾乞生此始可言撫矣成叅不解事刺刺與楚道將爭渠之
得失事之真假申詳六院業切諭止之夫事患不濟濟則一切都
易處耳不佞當於疏中點破使負氣厲聲者爽然自失昨鹿老書
來留粵兵三百不佞明知零賊易與但不成一旅恐生意外仍檄
二千應之大抵天下事當其難勿畏難當其易勿見易亮老六借
撫護巢賊歸如水憂憂乎善後之難也病久新沐久於乳不免茅

瘴漸重擬重九前返棹端州尚一二賊獸深林已火聽主者逐之
平原

與王宗伯覺斯

年兄晉領秩宗爰叅邦典玉笈承天朝之問祥金鑄秘閣之英往
寓茲銜旋登彼岸君才十倍帝賚先歸鼎軸之膺何須命蔡甚盛
甚望頃者邊塵小定商序初澄極目蒹葭美人萬里日之聚首也
道義規誨篇什流連憑吊六朝俯仰千古方忻伯仲忽悵參商天
限同心道然易地於是展紈扇而對相思誦清風而懷知己宛其
如在繼之嘯歌若夫輪困蒙收驪黃被飭自揣懷來有虛崇獎則
又積爲五衷之恥矣弟近恙幸不至枕席然形容枯削視相對已
減其半僕婢左右迭病如環呻唵之聲不去於耳以茲受苦炎方
有類翁臺白下風氣致然亦復何恨獨是中原劫運近在朝端同

志顛連潛其泣下伏望珍重加餐用慰中外倚毗百不一吐神與
筆馳

與傅閣學寄庵

客冬不腆奏記曾上珂里嗣聞公袞南歸淹廣陵數月某亦以海
寇繁興兵戎倥偬遷延至今未遑展候想此日魏錦初開天恩儼
賁功成譽永身臥名高蘭籍中鼎軸之光超前軼後可無一言用
申遙賀惟是東封破綻國是紛紜元老懷君聖明憶舊猶未是范
汝南後樂之日耳茲有懇者先生祖負不羈才豁達好義養士揮
金有用世略以年之嗇不克竟其志家大夫每道及輒嗚咽流涕
茲以覃恩移贈每思名筆一爲表章伏念翁臺伊周之身燕許之
手言垂信史品重聖書倘不惜腕芬賜之一傳手可揮雲褒卽爲
袞低昂錯綜位置人千古之上此某所長跼而請也尊榮雄逸倘

得雙施尤爲二絕淵源之榮隴蜀之筆知不麾斥恃在高深臨書
翹祝

答邢直指舜軒

江右道義之邦其民貧瘠或有司急徵供則苦吾民耳翁兄敦行
厚德風勵百辟自無不承流洗滌以共耀光明也粵乃異是粵古
彛州地無十里山多糾鬱水環三面狐鼠晝嗥猿獍錯出其民走
嶮而輕生三尺不能束風俗奢靡以金玉犀象相帝有司日侵月
淫徃徃至滅頂不惜其法上行而下不應迹應而實不應一應而
衆不應則一者愆而返且被山鬼椰揄矣于是有攫金白晝裂冠
毀裳者某愚質硜拙無深義以漸磨之具疏指發衆共駭視恐不
適之僞言在且晚矣或規某謂嶺外炎燠發舒不收不蟄月令不能
齊其候奈何以北地之法治之冰蟲語夏弟亦自知其固而欲遁

也親翁何以教之曾道古貌古心王南韶救時巨手皆同心之味也關李有治賦才李翔老想亦同志之好敬奉台語書紳焉

答郭道長六脩

憶正色留臺時直道砥躬昌言扶世白下之民感念無極可謂邦之司直古之遺愛也頃待罪嶺海以密邇名邦得奉金玉爲幸至楚寇震鄰播毒江粵某力主緩外寨急二源之議一戰而定四省且班師矣珂里咫尺或無復震驚爲薪木憂也乘清問附及吳弁沉定淵凝胸中十分了了且技略優嫺宅日登壇之選某甚任之足仍台臺衡鑑無虛可也拜命之及肅此布復

與吳掌科巖齋

某待罪嶺南警耻山積且風氣不習顏骨銷損雙白在堂夢魂縈緊急圖陳顛以遂烏私而國警初傳遐方多事擬冬抄具疏獨特

知己如翁兄向廷議一主持耳想此際掄才之歸正袖領六垣其能已於成我之祝耶日來倚重令昆察吏治兵威惠覃敷一種方巖介特之氣真是千流見底百尺無枝自當入持風紀豈得尚偃外藩倘如近疏條陳撫按各舉一二以備內召弟不能舍所好而它求矣奈地方無緣未數月輒調去再四挽之不獲悵然之極無可如何畢竟具疏括略言之未有聽高賢之泯泯去也令師李宗伯事付司李爲之業還遺金少寬誅負之條俱得當矣附聞以慰懸念晤徐虞老爲致意

答李司農葵齋

承諭仰見維桑至慮粵大非昔比矣均溢之輸兵餉之缺藩司能言之敵衙門有錢糧二項一曠餉歲解助遼二萬又兵食船器所需頃之正餉不克曠餉亦缺有司動曰逋也若無逋負猶可接濟

然催科繁促之日蠲負留餘以惠吾民敢過誅耶如今歲聞警捐助之八千其數也一梧餉歲可一萬二千此從來存貯備二省不時之需蓋交趾高平之悍獷深山大澤之蛇龍猝有不虞非此安濟前部院胡泰老等爭之西撫往返筆札猶存真籌粵苦衷漸積至十七萬奈山海多艱自熊心老手中削平寇亂與丙子捐助並人勦中原携去遂歌瓶罄其受事後謬思存積爲三年六年備而楚寇之勦費幾一萬今歲捐助又萬餘尚未能如願也治粵者無他長惟是粵帑夙充聞變速起而應之不缺呼籲爲有及耳茲以不才處劇殫乏之形不幸而見其端矣中夜鯁鯁輒失寢寐台臺何以教之姜方伯述台語承餉大害不可不除某不勝歎服大約粵害莫大于盜次莫苦于訟而承餉之害勢豪踞占至不可問三者皆某所痛心而籌也容圖清釐以副明教粵界天末聞報最遲縷縷臨書悚息

與孔閣學玉橫

閣下鳳彩龍光星精岳氣爰從聖裔入縮綸屏酌元氣于中台調神工于不宰矜持善類曲牖皇衷卽汲皇望治之賢固無得而測其高深也某猥以涇愚謬承獎飭長安一晤夢寐爲依茲聞姬舄初歸魏堂有燦溫綸曠典旣去彌殷元老懷君聖明憶舊主臣之遇千載莫京惟是天閒公輔之身世望文章之業進而弼主退則立言倘扶進乎人倫均有關於世道謹按家乘仰丐如椽先大父敦慈寬整好義急周孝友之行聲于趙魏萬曆初幽中之石業借

傲里郭質夫爲銘茲以覃恩再贈幽光隱德仰異表章倘蒙老先生不惜漢雲錫之佳傳片言九鼎一語千秋播之貞珉式厥子姓則前徽不泯感篤九京卽家大夫而下世拜明德不朽矣長跼而陳承筐莫旣

答黃太史東崖

台翁若木拂日長蛇委天事功三代以前議論千秋不易驅馳管樂而器則逾伯仲呂伊而功有待仰聖明宵旰識天心之治平卽輿論僉諧賢朝端之夢賚矣某疎拙硜固眇所知識乃私衷耿耿獨于臺下若泰山北斗于台臺奏策若汲對賈疏每一展卷必焚香正衣冠而讀之感歎之餘至于下拜此在偉望如麟鳳之特有目共見而不佞區區景止執炬傳螢以窺日月不自匿其好也李右江至便問劍履趨朝知在秋盡已肅一函進而請益迺珍翰遙臨情儀鄭重豈精神之謀有不結而通耶令昆慈易清整長樂之人歌之擬於漢傳非今所京長石守潔才宏氣復淵峙區中有數人物茂名歸善化州吳川表表循良上應廉卓之考足似夾袋名流占東甌冠選矣來惠不敢外比於坐食之云鴻編珍重登嘉什襲以存向往使旋緘謝不備

與解中丞石帆

日來邊益三輔二東一敗至此幾於大河以北無堅城矣憂從中來一夕九迴嶺外得報最後前粵兵陳境上因部咨中止昨沈雲老書至亦云稟奉明旨弟思時勢日異似難膠柱但粵界地盡之邦一步一趨規隨芳躅江虔前茅何敢異同也業振旅齋糧發之嶺上但不審近日北來消息若何幸出緒餘以豁蒙昧延佇之極

與范大司馬質躬

一麾嶺外百冗縛身東西奔走日與荷戈伍幾不復知生趣矣張敏之回附八行奉候想達典記客冬邊警一聞卽整旅入援追奉部咨中止一捐再捐已近數萬粵髓爲枯實不料有今日也頃

日 叛亂蜂起三輔灰殘二東本撥中夜徬徨鬚眉欲稿小疏之上道出清州不審浮沉何似近見勤王奉旨不必入援或粵介遐荒風聞輒有失實耶事關君父旣不能達一紙長安而東路阻絕耳目惶惑遠臣有心不知所出亦惟有再理北援之師而已羽便奉聞料珂里逼近必有以得其要領所在緊急報章望付白下提塘程友賢發蕪報半月可抵粵也

與李司馬懋明

咫尺珂里願聞鴻誨戎務縛身一伏一興如環之來非鈍手可解

憂來鬚眉欲皓勤王之旅出門而返此一捐再解應徵餉之檄粵髓爲殫乃 清州如何敢安視也只得又檄兩粵兵三千以一道二將節制前發近聞范質老解石老有止兵之牘然不敢不整刷以待耳交侵莫彞其強已甚而赴貢請封若下疆臣議自有一番駕馭不令遂其請而終有以制其隱者今朝議不商閩外遙爲聲制之策西南之釁恐將開矣天下事之難徃徃如是台臺明而熟於計何以詔之前廬陵事三次向舍親言之知必有以報臺下周生季賓留敝署課業家門事老先生其矧拂之

與林選君讓菴柴副郎頴凡

聞翁兄新移選司之席進退僚辟澄清流品是聖明所爲寄刀尺也其備員嶺外罪與日積每聞規誨如拜藥石區區管蠡時有條啟罔敢一語及私道義之誼星日矢之矣頃地方缺人具疏上請

良非得已瓊雷廉三府荒曠至二千里兩郡守以部罪處分雷守九年赴考例無復任廳縣十缺七八守道遷延里中檄之不至海彝土黎盜弄戈于南望巨浸輒至廢食省道缺五人近報補何黃兩公不審何日可到大約何半莪在江右屢詳祈病似不能赴任矣鎮下巡道羅定道竝缺肇之府縣僅一守今又題陞是道府縣間其無人日夕憂惶不知所出伏祈軫念危疆於四府中喫緊需人者就近陞補如肯留劉吳兩賢實出上願翁兄視天下如一家又何靳焉今年大計左方伯入覲臬司無人省會內外印若若付塵封也經廷臣薦揚如曾霖寰林浴元輩就近得一人焉支柱東甌地方拜無窮之賜若兩君應備內召之需不宜偃外藩則非某敢知也臨書翹切

答劉海道長石

連日京抄不傳訛語四布大抵留樞塘報耳宣府請入援上命候旨粵在萬里何敢張皇但臣子誼無安處先刷旅以待糧錢或可存而不發也捐助當心老携勦十萬金之後甚覺殫乏昨與藩司議各府揆括未知能應否先解三萬仰助軍需貴道緝獲奸弁之萬餘金一並報解疏中說明使奪諸城社者仰助飽騰亦不沒苦心釐飭一番也官方經裁酌最精當紅彝之備外令澳彝內嚴奸宄當不出吾輩所料若不得已而用兵豈上策哉署香山有如來教此弁猶知自愛或不甚大以實心慎守出之所謂不得已思其次也物無全料鋌之規之恃貴道在方伯語方面官評不佞微露署海道處置垂方事方伯不竟其問而不佞亦含之矣兩閣學皆長者方直而憤忠厚而平雖有微嫌終歸冰釋當事憂憂調處之難誠是也香山可能了此付之收拾何如月艇事正論孤持如

修幹百尺無枝彼扳緣綿擾者自絕耳率復不旣

答邵處士徹夫

得門下來札甚慰積懷因思今天下無仕也議論事功皆茅靡直補仕猶弗仕耳門下敦信踐義隱處樂道手續文莊欲散之文而集之則孝溫慎而矜重然諾則友健戶攤書又何云南面百城也韓孝廉子亢者植之豐序昨來見髮鬢孺子也清濯可喜或門下所欲聞附及不佞已投一疏祈歸養若得邀恩允放便買舟東下咫尺吳門再致區區也

與劉海道長石

不佞數載長安或謂不佞疎冷或謂不佞嚴隘皆非所敢也賤性徑固卽無深學問以涵濡之生平忍抑頗知自戒嘗有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之矢而無如共事者之不自愛以至于斯也日來省議

如沸穢蹟滋彰再四躊躇有如貴道所教清議之揭難已若仁人之意固良厚矣直指書來商官評曾及此大家隱躍口中未便吐達此雖介老寬深不佞當此果難甚矣行牌拿衙蠹尚遲數日竣一面送稿直指一面行牌耳裡外海近報擒盜凡三見非威命不及此附及

與周總河在調

濟上把臂今三年所矣每景台臺文武爲憲精神折衝節樓之鯨浪久恬玄圭之鴻績懋著昨歲寇孽匪茹長驅青昌仰借元老壯猷移濟鎮清綢繆孔固賊遂不敢南下一步卽清州以西如相磁漳魏之間邀有寧宇並拜如天之賜不淺矣頃某念北地防城需鏡彼中鑄造爲艱捐製紅衣三百門大小相兼上應樞部之急奉旨分發山東河北第一運百門委施都司押解秋盡過淮上希台

臺收貯會劉嵩老分發各郡相其緩急而多寡布之庶該弁得蚤
解餘鏡入河北也客歲辱僊鶴之諾感深錫類因老父抱恙未得
南發茲備官前迎倘台臺念夙昔之愛仍賜慈帆俾利攸涉某萬
里外烏私之感有同高厚知或不靳肅此並懇

與李權使遂臣

親家意况若淡雲空練近司權鳩茲會計之餘攬擷江山風槩致
足豪也弟于役南交愁淹老塞上望親翁初升之旭離地則天誰
能與羲影爭馳乎聞邊 時量沙數桂代驕卒計哺炊今忽脫長
安馬背向廣陵問遺散從六朝訪勝蹟醉臥李白祠前重詠鳳臺
佳句快事堪令人如潮陽順德南海番禺新調之高要皆
一時雅望揭陽落穆宦况在離合間不失名士故武此皆分僊籍
以惠荒徼來教云云覺眼孔正相當耳玉坦佳甥偕老伯母來湖

上板輿蘭砌並僊吏之舟冉冉雲中如拔宅飛昇不留雞犬故處
此樂何極弟今年邀恩封先世及老親愚願已畢冬春間收拾陳
情文數摺向聖明懇恩豈能悠悠海角令烏烏笑人也端石選佳
正不必偶一冊二刻博粲老父極道甥茂美小孫亦壯添丁爲快
非池上鳳毛比四兒過湖上令展謁幸進而教之蕪湖有報房時
作平安字見示也

與龔門人訥齋

憶淮陰使署芳尊綺筵共對清夜兒輩亦得以世講之誼周旋坐
末一堂燕衍光景依然迄今念之惟有感哉從此一別入冬方得
度嶺不料任事之日卽丁多故楚寇橫決海彘嘯聚日南九真之
屬干戈相尋岌岌如厝火積薪莫可救藥坐是兵餉綢繆口手瘡
瘁張皇執討興師萬計親入楚徼者經夏徂秋纔以一勞小奏拒

前局收束潮漳殺官之變雷廉負海之醜先後繼告碌碌勞心兩年來求片刻眠食之安何可得去冬嚴弁持芳訊至華章駢錫當之愧心畢竟忙裡居諸倉皇未報時實困之匪諉也茲因兒輩歸試令便道展謁仰謝前注區區不腆之將聊以侑束至貴籍中才彥如雲若夫賦氣雄渾結思蒼茫中栗而外溫心虛而腸熱凡道誼節義國是人倫之藻鑑了了心口獨于門下有深契焉方今中外需才言路更急聖明有改補之令計榮差北還正臨軒策選之日門下弘負偉略當在梧栢諫諍之列上應帝求下持善類忝在聲氣不佞沐光榮寧有既耶儻里仕粵皆名流邁等如曾鹽道之真直清正嚴守備之沉雄智略不佞並左右手倚之附聞以慰倦注經典數箱久占清寓或可付小舟携去兒輩渡河時涉天塹之險望足下差一使護持臨書馳想

與婿仲式

玉婿南來浮河涉淮登金山望大江南北歷落指數且廣陵綺麗白下淡冶豐鎬形勝龍盤虎踞從乘風破浪得之眼界胸次不擴而大皆有益學問起發性情事莫等閒過也更喜此行骨肉聚比少長提携一堂四世當不作舉目山河之歎甚盛甚盛佳甥善笑語學步聞之極喜不佞淹留此中冬春猶可入夏如烈火熾爐無地可避屬幘太遠東剪西發外寧內動如芟草驅蛇旋斬旋生一撲一起頃之廣西土司又有弑殺之報此俱無難了只風土非宜心緒不快兩年來求一眠食之佳不可得目前遇例覃恩此舉一遂可報先祖及老父母便決意歸田肩頭重擔一弛卽今官已屬過分敢有他覲哉小物引意不足觀之極南中風氣輕寒輕煖北人乍處之亦不適幸善調爲望署中大小俱平安也

與李直指翔南

海南北不靖一二頑民盜弄干戈縱之則養癰討之如寒鼠捕蜂此防彼出一撲又一起矣斧車所指將吏承風嚴接濟杜登掠遂使釜魚仰沫饑犬搖尾就我縲約不知省多少性命陰陽閔大厥功孰京昨夜半商確尚未見司李報牘承諭撫目願擒新會大盜弟亦欲收之爲用使自成一旅消其反測今閱全詳反復籌度又似未得膠前說也大抵撫賊之法乍收易安插難安插之法賣刀買犢易授兵立功難何則釋兵就耕漸可使壯志爲消磨持戈裹甲恐終觸喜心於見獵况一百八十人許以結伍立功中間賢愚參錯出入于法忌者敗之貳者離之法不能廢好不可終必至之勢乃不能不服老親翁始下之檄也一片血誠豚魚可格釋甲歸來賣船表順正刪厥羽翼至云高廉一帶曠野沃田與爾安插擇

其豪傑予以把哨誠哉不易之定論是可始之終之矣卽委關司李焯檄安插方春給以牛種俾足佐耕寬不起科之例目前不能餐風茹露姑給全餉擇其目把哨之令誅茅結屋自行安措待來年耕田有次仍以半餉支給而免其牛種之償居則耕築暇則守望籍隸於官而征調不加惟左右近地有盜聽協同官府勦緝此廣西平樂一帶耕兵之法可倣而行也半民半兵寓消耗狡譎于羈縻耕鑿之中處置妥當卽餘寇亦可招徠未審老親翁以爲然否若勦賊自贖是武人口頭語且新會一邑半是盜窩定非彼能散能制何也雄行則連里排甲窩藏則劣紳猥衿驄馭一入廣州凡招詳中巨盜素封太學中翰南浮海北走楚咨題不到者不知其幾故其自許制盜之言未敢信爲有濟耳肅此請教以便畫一示之撫目四人不必令來肇只發檄犒賞令關李行之尤爲得體

小疏擬于廿六日拜發附聞

與王璇觀道長

屢從郵筒中得教言蓬衷爲開季賓姻家招之尚不至家門雀角得翁臺排解自能化讓季賓亦可以寬然於誦讀矣解石老兩昆先後俱令昔云傅琰治譜石老之兄亦有譜海南得此可爲地方幸弟忝年籍又在并州之誼自當爲鸞鳳愛羽毛肯使高賢泯紛耶弟南樞之推意外相及近來名賢柄鉞如石老輩林林濟濟迄無能弛擔以去不才如弟啓事爲多寧倖邀之望現有一官不稱任使方步擬奔有識所愧獨是後來愁老一點大快人意方今故老彫謝環召無期南樞一席遲回兩月餘以銓疏之鋪叙兼應召之名賢俱不得當聖心殷然乃在東山元老誰謂求舊無獨斷哉弟爲擊節勝濫叨多矣李東老言羅定事弟業諾之此守平平無

大過或事少叢脞藩臬開報爲新直指入境料須彌能道其詳爲轉致不悉

與黃宮詹石齋

年兄德賦淵貞志秉弘尚以正誼明道之學砥功利頹詭之習水百折而必東日薄蝕而不寢光灑之氣奮揚海宇對仗之陳雲涌風厲確可蕩滌中晚恢維綱紀應治平之期釋宵旰之顧而乃殫究不圖汲皇未副立韶濩于雜縣廁哀鳥於裸肆悲憫之士所以扼腕而嗟也敝世兄至詢翁兄起居知眠食佳勝天生知覺以牖斯世卷懷之身倍望珍重弟乘障遐方一切補苴進乏建明退靡征邁而羈勒之繼奔蹕泥中駒促雀顧鞭繮相隨良可惋歎目前粵事粗安陳情之文旦夕可上未審得遂烏私否茲有請者年兄學術事功爲古今第一流片語隻字炤耀千秋老母一生恭孝慈

儉有古丈夫風規敬括內行仰祈名筆一爲表章辱在知己想當
不靳昨倪年兄爲老父作傳業招名手集右軍字勒之石上倘翁
兄慨然命筆雙美聯璧兩相輝映家昆弟子姓世世奉爲龜蔡一
時百世所留貽于金石共大名不朽矣

答宋掌科雨恭

李翔南至得讀手教當日長安鬚眉宛宛如對想山窓高眠課茗
談奕以自豪其淡雲疎水之致更何言南面列城况萊衣曾饌向
太夫人前踟躕舞蹈此樂何極回看三年前盜弄風雨之老鸞寂
烟消昂藏七尺所得果孰多耶一芹奉候並領名山近業知必不
遐金玉弟硯拙之人俾之治兵已用違其質且統馭太遠呼應不
靈山獐海彘無時不告譬薤春草旋斬旋生日南闔莫于穴中呂
宋句紀于海上一杜一來一撲一起幸而身當豺虎蚤定流氛不

致作中原續嗟嗟蠹魚食符書冰蟲問火宅形消骨柴髻髮都稿
固已大非曩來面目矣且雙白在堂看雲泣下一音之達須三月
一使之旋即半載爲馬爲牛此身何惜獨是倚間之親朝夕懸望
方寸都亂如麻紛縷結不能整頓原擬中外小定瀝病祈休但從
前督撫露膽剖心何人得請思之殊無聊賴忽一再啓事從意外
相及又聖明無地方多事不許推及之旨或天憐勞薪借此爲籠
鳥歸林之路何莫非翁兄北山有靈將移文結同心之侶耶倘得
借此弛擔蚤入嶺門奉八旬老親一堂聚首仍以便舟訪翁兄于
淮河之上豈能久被進賢冠誤也冊刻二種博粲王錫侯一函願
假大使爲致

答倪太史鴻寶

趙儋州至獲讀手教並賜大傳百拜登嘉如抱拱璧年翁片語隻

字珍如吉光乃不惜洋洋數千言爲老父表章此不肖弟所以鏤
肝鑄骨而不敢忘也業招善手集右軍字上石埃勒成呈閱並展
嵩謝一芹從姜公祖處附將以志微結附有白者陶方伯虎溪與
弟朝夕同城馮弁無出入不共世卽極愚昧人無自傷瓜指之理
况陶文藻才思出人意表以之立事何功不豎馮才貌偉然非轅
駒下駟弟前不以告翁兄乎乃事則决裂卽一心不克自主竟乖
初願可歎也弟去秋駐乳上念澳事一夕九廻每向各縣廳取省
報閱而省報之言陶如一轍卽三尺童子爭傳之張高要過乳相
別露意共質無異而澳已訟騙金數萬打點各衙門此葛介老所
准也比弟歸舟半渡新道執其衙役下獄越日而按金萬餘之贖
至爨見後金露訐前金益急一時省會爭持話柄弟令孫李向介
老往返商確大家惋歎無可如何弟別陶云吾輩相與不爲不厚
或不能匿瑕爲過可憶也馮弁爲弟貼體人原無大過忽一夕兵
譟弟尚不介意該弁自請下獄殺衆怒取兵狀至多扣剝事而實
則代練時曾有仇匹夫操嚴捶之苛小疏卽其原面目還之無重
繩也總碌碌庸人誤著進賢冠不免功令束縛時勢所值有懷莫
獲昨差舍自長安回述等老言不覺愧甚等老休容偉度然使弟
失約翁兄及先進之前曾經鄙礫石之不如矣區區此心不能吐
掌上與人看也日來罪耻如山開過知己殆不可禱不知得邀俯
原否世運剝極山中非穩臥地願言加餐爲國珍重

與鄭副戎芝龍

該副言澳爨收之不難言其勢耳此亦易見然中國容澳爨譬人
家畜蜂房畜蜂房養蜜也若藏獲不時挾籬以爪探其房則未有
不螫焉者陶道吳弁其已事也一獲萬餘非蠢爨買命錢乎爨固

雲隱堂文集 卷之十七
非敢抗漢法也陳遊擊敢戰且不苟士卒勝他弁多多忽有澳彘傷兵事暫令歸肇旋值兵諜今既定矣省之奸人騙彘掠金又有昔年蝸蟾事目前行查尚不知下落劉海道所以鄙此污塗而抱病拂衣也海上寇事暫撫尚未見結束胡美爲題一官未知部覆何如附知

與張左江五若

莫酋滔以六千兵移七源聲言犯內的是誤傳天朝許安南封欲邀截封使以發抒不共之讎耳犯邊虛聲亦憤詞也此曾幾爲鄭沼餘孽尚倔强如故所以去年聲鄭救莫之議不佞鎮靜不行有見于莫能當鄭兩角而互弱之西陲之利也今果聞封相厄蟻闕如雷不知中朝封議已閣之不問矣安南請貢使消息昨過肇賜予遣歸度七月中旬可抵關貴道出片紙示之兩曾當弭耳散矣

封事亦勿說破更有妙用莫饑甚鄭以重兵持之雖不敢逞而邊吏不戒或至流爲狗鼠之偷亦須塞將枕戈土目裹甲以待勿易視而有玩心也向武篡奪一案毒父害兄囚母廢侄句引外賊橫戾骨肉此雖豺犬常性然不可不蚤爲之所也畜禽獸者不能化之使不逸使不噬亦必羈之縻之馴之使安于籠檻况其母趙氏告黃天祥天祥亦告變自飾鄰近土州如茗盈都康上映峒等處闕然有不平之鳴請討之文相望于道若不蚤爲區處懾服衆憤一決稱兵相向爲邊防關係乃滋大耳速行該府選一老成官弁減騎從持檄直入宣諭開示曉以大義大法俾其悔屈相彼中人情機勢而利導之可不煩一兵而定各土鄰亦無借口生事之慮矣此自貴道所饒爲但恐差員不審或有等待自定之說致失機會林澹老左棉老有近檄否處置之方想當然耳

與本兵傳括蒼

昆明侍教回想宛然不面之濶遂將十載憶柄鉞薊門曾承枉問自是其強半里居翁臺亦暫息六月南北漢河渺不可卽然屈指名豪指一二屈卽難之若氣槩掀揭神識警敏肩任重大之才卒未有如台臺者頃乃起自東山爰厝危蜀未及期月遂踐中樞聖明非常之簡不測之恩可謂擇人而昇矣某聞欣幸至于舞路勒言奉賀非敢私陳而終不能無望于知己者翁臺習司馬穰苴之法又豁達機警控制英雄往年鎖籟北門使路將戮力三軍感奮今手秉九伐目營四履則又當使諸邊吏置布得人遐荒要害燦如聚米而處處以精神周之何也昔將兵今將將也窮極山海皆關闔之前環視撫軍盡亞旅之輩流通而呼吸之翁臺得無意乎其備員嶺海行及二年湖湘之役幸隨虔沅後蚤竣勦局目今西

陞少宴交莫因請封事構釁稱戈恐以不戢爲邊吏憂屬者文告戈及相驟於道度可謹啣勒操控制但粵界地盡之邦承令奉教多至後期或地方大利害及用人大關係不識可容副封條上否總欲邊吏通五雲呼籲中朝見萬里情形以裨益地方萬一或者淵岳其不拒乎小刻附政自慚蕪賈惶悚

答鄭皖撫見義

維揚舟次語不展臆忽漫相違奄及三載炎癘蒸炙肌骨銷損萬里之外知己何人閒中感念至於出涕翁兄憶舊想當然耶因思吾輩許國敢存私顧卽粵逾鬼方夙號瘴海東西彝醜時時跳動水陸寇宄爭相走死乃寬嚴操縱謹其轡勒文武振勵殲厥萌芽迄可小安寧甘畏視所堪悔者一官異域錯水阻山老親在堂不克迎養客春翁臺錫類假我一舟非不苦海慈航庶幾如願而途

長江險衰年畏見以茲次且遂不果來迄今兵火連綿往來阻隔
加以北地厲旱百年未有饑卒叛寇朝不保夕一區桑梓意外警
惶萬里朔雲飄颻何極况八十雙壽人子罕逢中夜徘徊縷腸爲
結誰餌微名致煩倚閭真烏禽之不若矣日來困頓無賴急欲陳
顛而孽寇未弭恐來嚴旨必不得已當在冬春間也恭喜翁臺入
召便殿出樹崇牙弘猷偉負淵略壯謀今始發軔從此南北咽喉
扼必走之險豺鼠游魂膏方新之鉞天之所以資英雄而收勘定
者顧不奇哉穀城寇畢竟敗盟破邑負熊心老恩翁兄何以策此
先收叛撫者而後勦可成撫可堅也但皖去襄遠甚非鞭麾所及
耳承教吳君理高涼時弟不及見曾聞傳述蓋能其官也資格吹
求大非公論弟當先道破不獨爲此君而發台節想已抵皖上舞
蹈之私容展嵩賀來貺敬登小刻二種引粲願奏瑰勲光我梓籍

南風時來幸惠金玉

曾見邵永幸惠本正

